

焉以全乎用何取臨爲門非召忽之死而致盟聖入之心歡
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不如衛之於夫
子耶且諸侯有相威亡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夫諸侯有輕
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爲祠其耻而終爲霸
主以救之弼夫子纍然若喪家之勇無輒壘無甲兵晚載爲
宋衛以暴匡秀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徒浪於燔臺何齊桓
爲救異侯其耻而由反不能終拔夫子窮使夫子以由在則
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一作没也豈惡言不曰聞乎又奚用
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索王
道窮患非大手由不終捍豈爲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也
由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咸子雲時說

前人

或曰楊子云不思老堯舜成康之匹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豈儒者之爲邪曰鳩哉得索臣之事以夫居四海之安處
九層之高上鑿冲漠下瞰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
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畧不用名表莫
聞既其靜息則心思征虜攻讐雍丘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
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冲漠而欲無爲
也位之下者思功代而欲有爲也無爲誠君之体有爲誠臣
之事如子孔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兵未之逮也而有
志焉楊鳩則自論矣不遭蘇張范蔡之時噫孔子真素正哉
鳩真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
追軒穆者也鳩之論不遭張蘇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
閑思征慮功讐雍丘者也素王誠得王体素臣誠得臣事然

臣事何邪日子貢使吳鉞孟軻闢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鳩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爲蘇范蔡之人邪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廣文歸吾域邪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誠事哉

結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理文粹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爲鑑逮覽其劇泰美新則有異乎是旬絕雄士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反文粹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邪若是則鳳遇矰繳而猶迴翔其問邪夫君子之事也所以行其道也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世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與匹之理臣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之反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

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外秦過以譽惡德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特顛扶危死名節者皆而馳也則文粹響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鷄哉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侯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之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雄之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詞姑務晚禍是亦權也子過之深歎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用於是文粹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候然楊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放從文粹邪且已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豈斯言可歟也哉

太儒評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太儒觀其書不悖孔子道非儒不可
文粹作而可然李斯嘗學於荀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
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令集作日天下敢有藏百家
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者棄不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
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文孔子
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德其志者也反焚威詩書
坑殺儒生爲不仁也甚也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
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况况字集得稱大儒乎吾
以爲不如孟軻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雜說二

雜說四篇

愛直一篇

受命于天一篇

釋辯

釋疑一篇

善惡鑒一篇

雜說

雜文十一

本政一篇

論書一篇

公獄辯一篇

善醫人者不是人之瘠肥察其詠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楮天下之安范者察其綱紀理亂一作紀綱之善否而已矣天下者仁也安危者肥瘠也絕網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代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於此集無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是故耳四友雖異故不足恃也

二

龍之噓氣成雲固弗集作不矣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茫洋窮乎玄文粹閏薄日月伏光果感震電神變化水生土汨陵谷雲亦震恠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一作雲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雖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

依信不可歟異哉莫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雲從龍之矣

三

談生之為文粹崔山君薄祿鶴者豈不恠哉然吾觀言於人其能尽其性而類不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其貌則人文粹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集作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矣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持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云爾

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故雖有名馬祇辱有奴隸人集作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之千里一石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如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集有雖有千里之能食不絕力不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足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材其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馬其真不識一作馬馬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感教百民之說以與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從之政人矣及龍於誼此之政敬矣處於忠我其用從乎曰周不及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遠古之初暴孽

情飾淫志技辭琢正分紊糾射以辟和民和以導民亂嗚呼導之去世其終不復矣長民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從之譬將適排千里及門而後後雖吃吃決不可暨原原其始國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歸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范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化也其庶已乎集作

變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耶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恩有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集作色南公之舉

錯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覩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謀而公從人者回方之人則既即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 sought 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邊其為人焉今人從事於彼也吾能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後辭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驩欣於李生道猶君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得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借集作之

論書

或問書曰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可損益於數哉書答

曰此誠有之蓋舉不之說耳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視而已言飲食曰充腸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閔門豐屋為美筭衣裳必以文章道文辭津為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以華艷絕足高廷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不行舉不之說矣獨於書也行之耶禮曰士於依德游於藝德者何日敏曰至日孝之為此一作為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為此字無為此字無為靈見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遊之也書居數之上而藝六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唯乎集作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已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令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道邇而咲或訾然不屑有詆之

曰子握槊變碁居下品矣其人必赦然而魏或貌然而邑是故時集作敢以六藝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宜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竇后集作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得以讓何哉答曰吾姑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向之之弊規我之歟下者哉所謂乎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傳之下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該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者非罪也不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墜墜而已乎

受命于天說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必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鑒戒於是言乎王者

將順天行道而臣下自脩得矣苟逆於天命而臣下隨所化矣然君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矣原于德推斥人不敢以六博士人嗟乎衆向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民心于字內為其上者無危乎故為君不易而臣作者知難不易則德明知唯則為命是故夏殷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末之為理內逆于心外亂于身豈不以受天命者耶故夫十二朝之亡也十二朝之作矣唯小民女童必知其過矣何者為君以為賢為臣以為然常不觀于前無慮於後大渙一時之榮而已矣歷以度之以失如此嗚呼君人人者得弗鑒戒於言乎

寄言

孺子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為人異亦而指之矣是何非所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然言成人也則父

毋加之一作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人而事孺子是何人
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而言小人不能為君子
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狼矣一作而窘於咽喉之空尺寸之
膚受之不人仁人一字真不憫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過孺子
把滿已弄玉塗折挽草木則呵而批之日何爾也成人者有
妾毀淫取故不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歆世之
大人無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喝怒於
孺子之為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折大草淫取人物者本其所
所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幾蘇息

下篇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開善醫則不遠燕越而
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嚙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所施耳然
則憂者雖甚不能為也善為者又非所憂也不憂非薄人也
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耻不
能則將悉其技而為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其憂戚之得
善為之醫則幾乎平理矣不得善醫者百十且夜坐環之而
藥謀無所曉其去死喪幾何故曰憂不能為技不習也為者
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為之者處憂之人地然後之病之
間也不曰矣昔之為天下國家而病者豈無善之者耶不得
處憂之地耳天空女誠憂矣不能為專也鴟或子嘗工為越
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使嘗得善為天下國家者處憂
之地何敗亡之有

釋疑

權德輿

記曰君子居易以候命誥曰君子坦蕩一此蓋視覆考祥而

不憂不懼也易曰息患而豫防之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又戒慎而若勵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以集作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惟集作本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饅行而斃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木寓不耶然則憂可既乎憂可既乎

公獄辯

揚夔

縉紳先生牧於東郡繩之屬吏為公于獄者集適次于座承間諮其所以為公之道先王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席之末不敢以為是非為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弥縫其不至也又君可

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丘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致詢於愚以甚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者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况末匹纖狡外莊內剛鳥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君上者異於見遠得情情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末足言公也忽居上若思於見遠於理者亦隨而鞠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鳥可為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為之不能遠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進心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為明其屬狗已以公是使懷悻者有窺進路挾邪者為有自容之門矣矧聚棘之內辛楚備之有須不克而况承執而政指其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己者吾見泊其善惡矣而猶代其

治譽其公無乃瞽術別諸吾色乎

善惡鑒

衆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為也衆曰惡未必惡觀其惡之由也行詐以自衛取媚於小人其足為善乎任直以獨立取惡於非類其足為惡乎故釋善彩於譽則多黨者進去惡信於言則道直者退王莽折己以下士而諸父失其權彼言善者可憑乎京房守正以極諫而嬖倖指為逆愬彼惡者可听乎故能鑒其善者必觀於衆之所惡能鑒其惡者必取於衆之所善所以衆謂之悖也非孟子之賢無以旌章子之孝衆謂之智也非國橋之明無以誅史何之詐嗚呼道卜非過於賢明何常不泊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二

雜說三

志過一首

措說一首

乘桴說一首

畫諫一首

說鳳尾諾一首

祭祀祈說一首

志過

雜文十二

天說一首

朝日說一首

讀韓愈毛穎傳一首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原晉亂說一首

權德輿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司左時即中博陵崔公出守郡
佐與予語及亾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日延州之讓不其至矣
集有或字或者言吳以太伯讓而具季子讓而讓亡此乃拘於一

方而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選歷季奔荆蠻以就文武之業則知大伯因天下之尊周以周成也豈以具吳一作周為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也豈以匹吳為念然則太伯季子皆因天下之心為心吳之具七曾不屑慮者或彼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予曰誠者是言然集作先季子之歷稷也聞樂辯章歌詩書審其盛衰以造乎精微明閑達物無所逃數有所極耳又何異區區異論於其間哉吞日子之言過若季子吳也必無力不能及乘此而後三讓靈利於將止因以沾名者也豈可為君子言之過矣存之予亡之集作豈何為君子言之且以讓之發發集作季子而令之嚮使一國之理于句吾今亦化為吉虛鞠為捧無曷具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廉暴以之仁思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為理也不其

達集作達歟予乃拜受其論退書所開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徒之義

說天

韓愈謂柳子曰若之天知說乎吾為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日殘民者昌義民者殃又仰而呼由何為使至彼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蔬飲食既壞蠱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癩痔亦無此蠱生之木朽而蠍中草腐而螢非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雉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代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墻垣城郭

臺榭現游疏為川瀆溝洫波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一衝一切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陽陰也不堪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雥也今夫人之此無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無意夫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集作如何柳子曰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亡謂之天下而黃者亡為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亡謂之元氣而寒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菴果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亢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菴果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

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者大繆奧集作此字呼而怨歆望其哀且人者愈文粹亦作大繆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至存亡得喪於菴果癰痔草木耶

禘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神於南郊以為歲報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其水于其蟲蝗子其癘疫于其則出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季礼盖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可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假悅冥一焉不可取執者夫聖人之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誕漫悅冥一

焉不可執取而猶誅脣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
設乎彼而戒乎此也者其旨大哉或曰君子之言集作則旱
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點其吏者而神默焉而曰盖于
人者何也今日君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
之耶故有點在神暴乎眊乎吝貪乎罷若乎非神為之也故
其罰在人今天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
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非為聖人之意故歎而
云曰然則致也雨反風蝗不為灾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
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然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
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獨何如人哉其點之也者明乎教之
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浸之說勝而明實之事
喪亦足悲乎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
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祀文精者則朝拜之云也
今而加祀焉則朝夕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知曰以夕
而偏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拜之偶也古者
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
傳曰百官承事朝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
暮不廢夕晉侯將煞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番乾谿右尹子
華夕齊之虢子我夕趙文子齏其掾張老夕智襄子為
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義夕則雨即瑣闈拜向謂之
夕即亦出是夕也故曰太采朝日少燁作采夕月又曰
春朝之曰秋夕之曰若是其集作類足矣又加祀焉盖不

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乘桴說

前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集作于後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踰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財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集作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亡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者言子諾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亡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復而桴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乎夫由之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言其由也與者當時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吾何敢吾以廣異聞使邈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無悶也捷焉而已矣

讀韓愈所著

集作傳

毛穎傳後題

前人

自古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耒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大獨笑以為惟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耒始待其書素而讀之若捕能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恠於文也亡之模擬窺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飾脆骨而以為辭者也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亡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一作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曰有滑稽到傳皆可乎有益於亡者也故

孝者終日討說文粹吞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播文粹

灑則罷憊而費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統

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羔美玄酒禮節之篤味之至者而久

設以奇異小虫水草黎橘抽若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

齒而咸有為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哲之羊棗

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

施焉而不為雲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

以足奇文粹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

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

細川穴用而不遺一作者毛賴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

嘉穎之能尽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廢其鬱積而孝者得

之集其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亡者語而貪

常嗜瑣者猶啖然動其喙彼亦勞甚以

畫諫

盧碩

漢文章時未央宮永明殿畫古五物兩漢故事文帝三年于

旌非諱木敢諫鼓獬豸成帝陽朔中嘗坐群臣于下指之曰

于慕堯舜理故自是以自况大司馬陽平侯鳳庭拜舞而

賀者曰陛下法古為治上稽唐虞仁遠執行之斯至旌鼓

之屬在陛下逮之而已矣至於神草靈獸臣知不日當產

于明庭以彰天下之允蒼也微神不勝鳧黨之抃御史大

人夫張翹出於而言曰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即日巧之且是

畫肇于太宗之時凡八聖矣開眼而觀之者皆面一作背而為

之未聞有裨于治也臣敢為陛下條舉臣嘗聞文帝時雖

陽人賈誼為博士能誦詩屬書嘗為上陳古先帝王之

道漢朝正朝之法上以公卿之任無以誼俄絳灌馮敬之五
害其賢而毀之遂踈而不信傳卑濕之國後蚩微还卒大用
不得喪忘而死至今負才藏器之徒猶以憤此則善蚩進而
不能用也帝文降詔除誹謗之令許人言事迨中宗朝大臣
揚輝盖寬饒譏刺諛語皆坐大辟先帝任東宮言其法大深
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虫傍午人不敢書上也初元帝弘恭
石顯專權乱心前將軍望之嫉其姦邪諷上除之不從望之
反羅其德憊過一作適以自殺此又邪不可觸之亡驗也前日
安昌侯禹居陛下師傳之尊不能率己以儉而乃决涇引謂
廣間曰疇便身娛耳多置侈樂平陵米雲上書請斬其首
陛下怒不可忍遽將誅之雲蒼卒無挾乃至喪膽矣魂
臣意列聖用此乃類是乎臣之狂瞽欲階下言而必未
行舟履之不足以留連聖念也且大司馬親勲之望朝野所
倚不能因事而諫返以為賀倭熟甚焉臣謹以指之若
斧鎖將及是陛下誤屈軼也臣不敢就僂

代河湟父老奏

陳黯

臣等亡籍漢民也雖沒戎虜而常畜歸心時未地可謀則僥
佞偷生既遭休運詎可絨然伏息中國之患邊戎其來久矣
唐虞憂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判故干戈不具事亦宜
矣繇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無之然則亨國長久君臣有謀
唯是其餘不足之徵也周漢討邊之事臣之知矣請較而之
以為回朝比周且伐之儉狃也以斥遂論為心不常事之故
進則適征退則息兵致其邊鄙無避備疊不營此乃周之謀
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恃兵之雄深入窮荒

莫許遠爾故雪山青海皆為內封其後財匱力殫厥功不就
遂交和親之好自浼帝屬延法後時斯為漢之謀失於大廣
矣唐有天下邁於周漢之道一家其六合一必其兆人唯茲
犬我未能無患當開元中有好臣善於功戰振張皇威殲
殄醜虜自秦地而西有地數千里此則展拓周疆剪裁漢
域所謂廣虞得其中矣其後國家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
其蕃戎伺僚侵一作復掠邊州臣等由此家為虜有然雖力不
知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亡相為訓到今尚傳留漢之冠裳
每歲時祭享則必服之示不亡漢儂亦猶越翼胡蹄有巢嘶
之異噫其怨慕也有示陛下新統寰區以茲化育聞之得不
則然而軫念乎夫事有可行勢有必尅苟懈而不得為是
矣失古人見幾之義今國家無事三方底寧得取邊陲猶反
掌耳矧故老之心觖望復然儻天兵一臨孰不面化今陛下
采臣之言則選先良將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制一作制為
之何者彼功崇矣彼位極矣復時悉力營之茲以此臨事必
多自顧願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踰一資
一級授越將兵俟見功庸而後一作厚加之爵賞必能推克破
敵無所受矣戎翟者亦天地之間一氣耳不可殫滅可以
斤逐之伊周漢之事如前所陳今之所取願止於國朝以來
所沒秦渭之西故地即益疆域卑為備禦然後闢邊曰飽
士卒可以永遠一作永之謀迥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戎即華世
卜子孫無流離苦生死亡幸甚

說鳳尾諾

陸龜蒙

或問余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於

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允對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賤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集作臣下之奏曰可世鳳則所諾牋之文也。綵繚然襪徒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令之批荅案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士二子甚怜之年五歲使李鳳尾諾下筆使二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簿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必或云織集作妄矣且傳云仲尼存魯與陳有問缶羊搯矣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興不可不慎則與所傳亦一作妄矣。余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原晉亂說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譏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遠達下壺厲色於朝曰帝所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陳敗猶欲崇慕虛污嘉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頽俗王遵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一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宗文粹崇肩挑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舡而泛巨浸操一作朽索以馭奔駟乎。設使後下文粹之奏黜屏浮偽登進豪賢文粹左右大法維持紀

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後而稔於遵亮

祭祀不祈說

沈顛

夫祭與之興所以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佑也故王者效天地而立七廟諸侯奉社稷而置五廟士庶人各以其家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到山民之子曰持能植百穀夏具也周繼之故祀于稷共工氏為九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于社舜勤事而野死鯀漳洪水而殛死禹勤其官而水死有虞氏禘皇帝而祖顓頊效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高放禹而宗湯周之禘饗而效稷祖文王而武王故所謂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其明神而邀福祐也必以明神可祈福祐可量一作

豐則三代不易亡秦漢不更氏王者無明暗卿士無賢愚能盡其禮祀則亨其福祚矣神必私於鑄所悅於肥腴而降其禮祥則五者盡堯舜也侯也盡桓文也水文為潦也火不為災也年無壽夭也民無貧富也戰無勝也守無不固也禍無不殄也疾疹不生也國家無危亡也宗祀無廢絕也是皆祈而不得禱也無應明矣然則經百代而不易其俗傳百王而不幸其風者誠有以也夫兩國相將必有其勝萬邦各治必有其康也祈年者必有其豐也祈病者必有其瘳也祈仕者必有其廷也祈貨者必有其饒也有一于此咸以神之佑也而不知人事之起匪成即敗匪得即失用之有功拙智之有後先歲有不儉運有否泰非神之所置也於是廢業而不為非竭產而不為悔姦巫秉之以語禍福竟不能明寢以成俗

得非上失莫正下效其為者乎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三

雜文十三

辯論一

賢之用捨一首

君之牧人一首

國之興亡一首

材之大小一首

原道一首

原性一首

原毀一首

原鬼一首

賢之用捨

李華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終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於道是故士貴失遇懼夫遇而不盡也

君之牧人

前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恭其身固揣於變化之原而要



之以極亦至矣蓋以為上逸則下困困百衆逸一人而非逸
一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思為也故下逸而上困帝者甘
心焉况百姓送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於養
子則襁褓之疾弭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於
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亡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利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病
文粹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隨之亡也以貞於終
始為惑苟而無耻焉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
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
學希古謂之誕便時中文粹謂之工觀其溲濕而輕重之
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茲味餽其口忍危亡而僥

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憤發則逆

為備禦動閭閻東

文粹開東閩

氣沮志衰亦從以文粹

亦從化

倖於生者炎炎而人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

鳥垂鳴鼓害翼犬呀毒啄則蛇虺鳩虎狼之熾

文粹

其可而

耶嗟乎心腹反體一也為病也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
視之而不救噫齊隨不忘得哉返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

此篇七百四十五
卷重出今已削去

前人

攀巢之雛羽翼已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鳥鳶所震墮
於塵轍閭閻一作之水之家有侈女為瑠車繡茵過於中陌過
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箱一作粒以清江之稻胡然而然材
小為貴養而翫之易為粒也克輓一作之牛望若山行其
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為器用水旱

寒暑之不時艰难驅一作驅一作鞭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蹄離節
坼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鳥爪其背鬣其肉猶恨啄噉
之末逞鷄一作鷄而相呼群犬引其腹一作腸一作胃信信而爭之
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為累扶而
救之難為功也向若不憚斯湏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
夫材之犬也為累材之小也為貴累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
尹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
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
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
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之罪也彼以照胆為仁子

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其所為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合仁
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
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于揚則入
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彼必出于此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集作附之一作出者隆汙之噫後之人
之出者則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者老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
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
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
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唯

惟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之以相生養之道焉
之君為之師驅其虫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塞然後為之衣飢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膽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
葬埋祭祀以長其息愛為之禮以次一作節其先後為之樂以
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期也
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
害至而為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之無聖人人

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介以居寒熱熟也無爪牙以
爭集有食也是故君者出今者也臣者行之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
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
為臣一無以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
誅今其法曰必棄而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之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出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
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集作殊其雖殊其
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湯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
為智一也今之一作其言曰曷不為太言之無事是以責冬之
裘者日曷不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曷不為飲食之之易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一作}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者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存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民焉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得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其肉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

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為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神天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於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臣為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君明先王之道以尊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以廢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性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

其所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遵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一焉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性之於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耕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之若教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災其始匍匐也則岐然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動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曰然則性之上下者集有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集有者異於此何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弗老而言者矣言而不異

古之君子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終重以周其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王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為良能人矣有是是為藝人矣取其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唯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

備也一藝亦能也其於人也乃曰有能是亦足矣曰能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雖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乎我善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以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許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唯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矣詳乎夫是之謂不矣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備而忘者畏人備嘗試之矣嘗試吾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矣不與同其利也者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唯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可幾於理也歟

原鬼

前人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行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

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恠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集有鬼物有四字漢然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訖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集有之字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有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無形者鬼神是也不能形有與聲不能無行與聲者物恠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雜文十四

辯論二

漁者對智伯瑤一首

復吾子松說一首

壽顏子辯一首

私辯一首

華心一首

塞廢井文一首

祀竈解一首

春秋決疑十篇

設漁者對智伯瑤集無此字

柳宗元

智氏既沒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恠而集作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何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殆臣之漁於何有魴鱣鱸鰻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

餌日收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自大鮪焉夫鮪之
來者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涕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
反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
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頭噴流而下宛委冒憎環坻
漱而不能嚮之後魚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乎得焉猶
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而去之海
之北浮於碣石求有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逐
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歎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
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搞為嚮之
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集作猶以為小
聞古之魚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捨而
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以言其端

矣始晉之移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自保
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列而食之
矣是無異魴鯉鱸鯉也腦流骨肉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
然而猶不肯寤有大者焉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由侵
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製而食之
矣脫其鱗鱠其肉刻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鮪遺徹莫不
備俎豈是無異夫人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
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魚
無愈饜驅韓魏以為群鮫以遂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
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惧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
陽其目動矣而主力傲然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柳
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集作而

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胃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賜流於大陸為鱸莞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復吾子松說

前人

子之疑木膚有恠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擊石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而禽敷舒為林麓喝礫為宮室誰其搏文粹作搏而斷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濁呼召數冗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剝芒臭朽聲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又何處疑茲膚之竒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

哉是故無情不足窮也然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的皆曰我知人我披辭窺貌逐其聲而竅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相多蒙瞽禍賊僻邪罔人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仲淳不為害者彼非無倩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萬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此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焉如此哉

壽顏子辯

土與水火風雜為千品萬殊太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於土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養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雞之與集作於應龍雖殊大小必質

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不動焉抑四者能為質不能為
知者也集作動焉四不動焉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為物知凡
四者之合而有也而此一無合乎是為知若鱗若飛若走舉其
為屬不合乎是為無知若草若木若金若石舉為其屬最靈
者人々之中知為心々之知為神人心生也質乎土風水火
而心乎知集作主其于死也氣旋乎集作子虛而反于土風水火
之性各旋其所質固化而無矣若心之知則未知其處焉而
人見其質之化也謂知亦從而亡豈不過集作愚甚矣哉彼繇
心所以知者處而不可為無也較然矣集作如其質也游宜
而化遷者乎集作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撓不濁一則不清而
集作撓濁者不存存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
愚受于手一作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濶於室集作是以能照天
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溥於外是以閉天下
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乎集作手太虛
之中動而則為文王仲尼止而安則必終始集作始終天地塵而
結者離以質也狂攘乎集作太虛之中轉而合乎集作子有則
為禽獸其於人也為愚為凡於草木者無所不為矣雖欲少
安得乎集作安推是而言則彭祖為夭而顏子為壽盜跖
為殺而比干為終

私辯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者私也文粹荀萃一作於利苟處於逸苟潤
其屋者也僧孺以為斯皆小之私非聖人之私也夫聖賢無
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一作於人是不私
一身而使天私之一作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

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攢馬見廝養之
夫則奮然而嘶非有之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也夫天下之
人非復乳孩攢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
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皆私而
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之人皆公而踈之
人踈之者矣故天下任其亡也親之者多故天下欲其昌也
二十四字文粹作踈之者多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
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恐非於理水也咎之繇暮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
握勤儉文粹作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剛詩書是
公其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勞功有虞之
人思咎繇之直有殷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
人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一作祠而私之

或見祠崇

文粹作

其像而私之至於殷辛之聖財鹿一是以作

私天下之利於己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始皇之廢棄諸侯
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公天
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觀之高皇帝公天下
之壽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
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
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
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
之無也

華心

陳點

大中初年大梁連師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
下天子詔眷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

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者師領賢也受命于華君抑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永於夷豈華不足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吾終有惑於師也曰師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一作夫心在察其趣嚮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刑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外一作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若廬縮少鄉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曰殫之忠赤其華人乎繇是觀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其知於師師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于文明之化蓋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華心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一作今之州府廳事一作署有井廢

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以土二字文粹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出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唐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田九頃環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重泄地氣以水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不對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彥脫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邑不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為大宇以張其

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為文投之而實以土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壤場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日竈在祀典
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
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之事先自火花以來生民賴之
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曰又曰竈
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近集出
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耶集作苟行君子之道以謹
集無以養老以集作茲撫集無幼寒同而飽均喪有衰祭有
二謹字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何心室閤不欺屋漏不媿雖歲
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
弟夫 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飭詐崇姦而樹非雖一

歲百祀竈其祀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冥果能
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
果可以為天帝乎

春秋決疑十篇

皮日休

夫趙盾殺君莒僕殺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圍殺其
君却敖子駟弑其君僖公齊人弑其君悼公各以疾赴春秋
皆書曰卒評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下集作有君父君父可
弑是無天地也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弘耻亦由漢書二律
無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且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為
弑君莒僕以其實來奔里革謂其一作弑父斯二者罪名已
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三者逆說云子圖鄭人弑君以疾赴
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不忍也故不仁也者耻其在中焉

懲在其中焉夫春秋弑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曰人曰
子何至其罪大者為之隱謂弑君者其小過者必以書曰伐國無
辭尊居之命也君而可尊孰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集有罪大字
大者惟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夫齊荼野幕
之弑事起陽生楚灵乾谿之縊禍因常壽而春秋歸罪於陳
乞公子比者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不其遠乎曰野幕之殺罪歸陳乞
賜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歸于比常受之罪可知矣春
秋肯譬酷吏決獄髡鉗之形尚猶不捨刀鋸之慘何自而逃
夫齊栢救衛不書狄滅晋文昭王而云狩何于陽曰狄實滅
衛因栢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稱狩斯
不召矣苟栢不能救衛文不能匡王必書狄滅衛晋人召天

王于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衆救人國者鮮仲尼旌
其卹患也背文粹作悔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於其一作勤王
也

夫哀公八年及十三年再與吳盟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耻吳夷十三年注
云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也栢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曰吳實華族
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旌其道華也以道
好盟不曰華乎故耻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哀公八年及三年公再與吳盟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耻吳夷十三年注
云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也栢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曰吳實華族
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旌其道華也以道
好盟不曰華乎故耻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盟二年書曰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偃十年

又書曰里革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者稱弑也而云

及者是君臣無別也曰殺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奪室見

弑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一作死是以及一作反褒之者

一作也何自臣及君也一作君及臣者蓋貶華父與里克也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夭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送晉葬為

齊所止為邾所敗為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葬魯送可也如晉

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乎以諸侯而事諸侯也諸侯有過

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仁

於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大國也

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一有公字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

圖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於魯

故不書耶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陸鵠退非是也國

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狄滅霍滅魏是也夫楚實滅陳後

復封之秋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肯獲君曰止誅臣曰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棄

其師隕石宋五其事行書紀年鄭棄其師出彙語也若斯者即古史之其全文

也奚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脩春秋足明不誣於人

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其是之謂乎若

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玄是也

夫宋襄執勝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之

君也弑者五逐者二弑者德閔般赤惡逐者昭襄也並闕而不書苟如是懲

惡勸善何以為的亂臣賊子知懼曰夫仲尼修春秋而依微

其旨固有候爾苟無丘明發決其奧廓通其玄亦赴來而

責實也非可証也如自書其魯之弒逐着則魯人攘羊仲尼
證之矣集作也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五

雜文十五

辯論三

復性書三篇

知道一首

復性書上篇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知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懼愛惡欲也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
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文統也水之渾也其流
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
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克文統矣性與情不相先
矣雖然無情則性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
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

君子無榮辱解一首

者也情與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豈其無情也集作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性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則然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覲其情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于山非不存也石弗集作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燉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集作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湯集作不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能復其性而燭則天地為不極弗之明故聖人之人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則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情本無有則同不同二皆離以夫明者所以對昏集作不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之之性集作不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子思曰唯天下至矣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惟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化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集作安樂之本也動其中集作動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焉之聲行步則聞珮玉化聖人之

人知性人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人也之無故廢
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不忘嗜欲而歸性命
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
明而不息則照一疊照字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惟命之道也
衰哉人人皆得可以及於彙作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
耶昔者聖人以彙作傳于顏子顏子得之不失不遠而復其
心不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
人者一息而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余外堂者蓋得
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得淺深不必均
也子路之死也于乞孟贗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由彙作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
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

命之言也子曰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
傳于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
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彙作中書庸之焚者僅有彙作存焉
於是弗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彙作威儀繫
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傳矣道之極於剝
也必復吾豈復之時和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于道
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越而吾
郡陸參彙作存焉與之陸參彙作曰予之言尼父之心也東
方彙作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彙作有聖人焉亦不出
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恩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乎學者
不能明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徒不足以窮性
命於彙作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曰以吾之所知而傳

烏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乎以傳於時命曰復命書以治集作乎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姓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戒齊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集有字動有動必有集有字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之心也者是齊戒也知本無有思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

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

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六字

集作心邪不取

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

情也情之集作至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之

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

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

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

問致知在格物者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

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物者是致知也是致知也

致知以至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憂安土敦平仁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不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也曰此集與何謂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集作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集作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固執之者也集作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集作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以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莫甚焉其心不集作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也其獨慎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以曰彼以彼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者也乎曰吾不知也曰生之言修之一曰則可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而不息必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不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則久則徵則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
不現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集有一可一
言而盡集有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
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慾好惡之所昏
也非性之罪也曰為善者非性耶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
有善而集無不善集有性無善而集無不善集有馬孟子曰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博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
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焉耶曰聖人至誠
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善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
苗

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集於天下
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所之謂乎中庸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
唯神也是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
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是聖
人之性嗜慾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耶也曰邪
與忘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
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集論語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曰情之所昏性則文粹滅也何以
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其文粹渾之者泥沙也
方其渾也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

鑒于集作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渾也性本不及及其復也
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之性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
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
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之
情之為邪既明所竟矣竟則一無邪一何田而此一無字生也伊
尹曰天之道以先知竟後之先竟後竟者也予天明之先
竟者也予將以此道竟此明也非竟竟之而誰也如將復為
嗜欲所渾是而不竟者也而况能後人乎曰問敢死何所之
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之鬼之青情伏斯盡之矣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
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

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集作書矣

復性書下篇

畫而作夕而體者凡人也作乎非集無作者也此集無與萬物
皆作体乎非集無体者也與萬物皆体吾則不類于凡人畫
無所作夕無所体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体非吾体也体有物
作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忘且離矣集作人
之不力於道也集作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於萬
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
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其難也生乎世人非深長之
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道肆其心
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
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年九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

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之其一作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九十此集無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猶何人耶

君子無榮辱解

常瑞符

所謂榮與辱者賢以肖之謂辯也朝暮之所存也君子小人所謂異道而殊名也君子無榮辱小人有辱而無榮志意脩術業明德行備飭是榮之自內者也由之而爵列尊殺祿厚無擇而不宜是榮之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者至焉猶

是藝之鑄之水澤以時而苗之猥大者也而世謂之榮是果不足為君子榮也以至貴乎天下立國家偃然若固有之者彼循之非一日也得之誠有術也吾所以待之無愧也又何榮乎哉阨窮詈侮暴怒橫逆以至於繫一作繫粹一作粹逐一作逐磔世所謂之辱者是又果不足為君子辱也問其逢何物也其遭何時也吾之所以不容用吾之所修可於堯舜孔子而不可於斯時也吾又辱何哉君子無榮何非不榮也所以為榮者出於吾道耳異乎世之所謂幸而榮者也謂種而收者幸可乎君子無辱非不辱也吾之道大彼不足用吾之說粹彼不足聞辱誠有所在也猶河海之不可內於坳澔也是豈河海辱哉故曰君子無榮辱相是為說小人有辱無榮曲哆險諛突貶嫉賊是辱自內者也由之而得形殺流放是亦有諸內而

外至焉是以猶歲蕪之鬱澁之而蓬亂疽結也謂飯啗一作
茹死者不幸可乎幸而集一作姦容邪盜有位勢則當時
之賢者陰指而點啖之噴之甚者筆之于書以示戒于後視
其所處如鼠之肥肆於廩也豕之脂澤於欄也其榮乎哉故
曰小人有所辱無榮也小人之有所辱無榮內外備至而容說焉
然則就不是說吾又明有焉君子非有榮者有仁義之榮而
無勢仕一作仕之榮也在吾之修者堯舜孔子吾將坦蕩
而君師之立其朝躋其堂悟一作而有之流千萬世鼻吾方
醜故曰有仁義之深也若勢與仕吾又惡取哉得之悟不屑
也流千萬世不逐者稱道而自信焉惡在乎德與不也故曰
無勢仕之榮也若小人則無適而不辱也學者述道行吾說
而審取焉君子小人分矣

知道

世之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
耳熱聲口飮味自厭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所以為窮
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滅辱不能刑聲色
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
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又粹有為是耶曰非也聖人為入
者也恒人為己者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
因其鎡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溉之其浸必廣聖
人所以為榮者之導人於仁誼然後使千萬年載其烈光
為魏之德功以陟於生人也者恒人之為己者期於厚祿
貴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汰以淫一日之
欲終於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

以及于文粹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
為榮退不為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為
文粹無此四字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
以為己榮退以為己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孔子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
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
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不而能文粹得肉食矣耳豈常
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得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為厚
以其所賞文粹果當或作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
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
得為大點其得所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常聞伐樹瓢餘以為
己辱哉姬旦亦賢文粹人也豈常聞受封攝理以為己幸哉

是知聖人之樂也丙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故推於
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雖鹿裘帶索而人不鄙之者取
其內而忘文粹其外也文粹蒙民俠仕紫衣金而人不鄙之者
文飾於外也若然者富貴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真
克於內也西子不華嫫母錦韞是不能易其美惡後君子窮
於時者當思負其內文粹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
者常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
道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六

辯論四

原人一首

十原系述

原化
原用

原寶
原傍

原親
原刑

原已
原兵

原奕
原祭

兩戒一首

補泓戰語一首

弔舊文一首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天下者謂地禽於其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乎曰非也指山而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曰人可



乎皆舉之以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情天者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而暴也主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十原系述

皮日休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之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為吾補三墳之送篇脩五典之墮策重聖人一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歎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化其質也道德

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為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

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治流中道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粹文

作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妻粹文婦粹文室粹文慕其風蹈其閭

者若百川蕩滌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

乎粹文粹粹文有粹文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

比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粹文粹粹文有粹文耶何其

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生聖人其道粹文粹粹文有粹文存

乎言其教粹文粹粹文有粹文則粹文字粹文文粹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

古者揚墨塞路孟子亂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揚墨

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塞而溟其源亂於揚

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粹文粹粹文有粹文之後獨有一

昌黎先生露臂瞑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

苟斬裳之士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天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耶以禦衆握亂以禦一作治天下其賢尚爾其不肖者反化之曰唯也不曰唯哉

原寶

或問或者物至貴曰金土人烏至急者曰粟帛曰烏夫一民之飢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黃金能療飢白玉能勉寒也民不及是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一作焉其在春秋則曰几收黃金禹所以鑄鼎象物玉以備禮禹鑄一作取几金以為鼎由自舜愛文粹作由言其禮不為諸侯乎不為人民乎苟無粟與

文粹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乎如舜不脩五玉禹不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為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棄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世之誨其子者必積肌擗文粹作等步庚切籠也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為告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也不嗣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文粹作佞臣愛人之遺過也文粹作於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殉文粹作之易是牙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之人宗必

先殺己子王莽殺子噫教尚不况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蜡殺石厚叔尚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蜡不殺則他人殺人叔尚不僂則他人僂人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己形則及一人他形則及其俗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形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己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侯為聖賢者不曰己乎是己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己者必能辱於人能輕己者必能輕於人能苦己者必能苦於人為顏孔者非他寶乎為躡躡文粹作盜躡者必非他殘乎已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寢文粹作庭名裏於高衡道廣

於溟渤者敬於已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己者不曰不能自害文粹作害已者乎如堅貂自宮能敬己乎鮑庄則是能敬己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己者已道也惠及己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一至於堯如腊舜如腊其勞至矣於已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也若禹者股無胈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也者古者有殺身以成人者况勞者歟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諂顏輸咲辱身卑已汲汲於文粹無于進如堅貂者幾希

原奕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以文粹為是信固有其道也皮子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

我智既失，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不城，池而金陽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文粹彼失此。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突之必然也。雖奕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失堯人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乎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其文粹出其字織謀小智以著其術用勝負於堯之世三苗之仁苗之慢堯兵而之由羅人殺鵠鷓鷀人烹鯢鮪者矣。然堯不忍加兵而以禽舜，不忍代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謾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乎。偽之智用戰法教其子孫文粹無孫字以代國，則突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作矣。豈曰堯舜豈曰堯舜。

原用

堯為諸侯，非求為天子也。勢之用民之舜為鯁，民非求為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繫善亦堯乎。曰而堯亦已矣。曰執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耶曰執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况有君惡過集無於執，君道不如堯焉。得民用執，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則集有孔子奚不用魯。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化。

原諤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於味而民不知者，便於用而民不由者，厚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亦暑怨雨之祁寒，亦怨之已而不善而禍及，亦怨之已不儉而貧及，亦怨之是民事。

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况於君子乎况於鬼神乎是其怨
皆恨讜後位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歟故堯有
不慈之毀舜有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彼天下而不在於子
舜孝及萬世乃傲而粹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
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為堯舜之治文粹作行者則民抱其吭粹其
首辱而違文粹作逐之折文粹作折而族之不為甚矣

原刑

或曰丹朱為諸侯舜為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為
諸侯禹為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也天子朱均之
為國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乎容朱均得慕其民也哉苟
有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政一生必誅之集無此三字如誅之者去
堯舜之嗣也焉有為人臣而去其君嗣哉或曰法家嚴而少

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三章徵八議也雖殺人可免以三章
而親賢必刑何也文粹作卦曰聖賢在世不能無過矣輕重議之
耳如以謗形之雖周孔其可免請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金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
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按史記曰文粹作云蚩尤與
大夫作亂如此為庶人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曰休以
為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為人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為
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照然之理
前賢文粹作憐憐文粹作憐之况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為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語厥亂甚矣皮子

直以蚩尤為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矣帝固始苟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况一有果不祀蚩尤不黃道帝滅之粹有又字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以德彼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為主炎帝配之於義為充

兩戒

帝端符

窮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窮者有以懼乎果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窮非吾之修也樂吾之不苟就偷取也樂吾寢道之安腹義之飽而不更富貴也樂吾之自反而宿偃偃而居蕩蕩而行也樂吾之善擇善蹈而無所移流也舉如是也樂可涯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窮時不能也懼吾之道終不能施設也懼利澤不下於人也懼吾之榮名淑舉不謂一作聞于天上以為父母寵大

懼吾之無以與親戚為厚也懼吾之無以與鄉黨賢友俱有之也懼奉如是也懼可弭哉故曰窮者果有宜有以懼也達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樂也達者宜有以懼乎果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達上不欺乎君下不愧乎人樂吾之乘良食腴有以得之也樂吾能蹈古之達者之道以匡戴于上也樂吾之進而能思有心為報也樂吾之穀祿豐多而不能為積也歲有以興戚愛變為厚也樂吾之不大其家而養來天下賢士可矣繼續吾祖道也樂吾之奉養祠祀父率母所教育而居有以為潔甘薌馨也樂吾之功利流布於人而國人指名以榮父母之善教誨也樂善有以倚也樂下有以仰也樂似先古之為令子孫也樂垂後世為賢祖考也樂古之人非無吾道而有合不合吾適有之而有合也樂舉如是也樂

可涯乎哉故曰達者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所以達無
曲折便邪以得之乎懼吾雌顏飽辭能媚嬖御以得之乎懼
吾飛聲竄跡盜取衆好以得之乎懼吾之得位無急夷而讓
病乎懼吾無嗜豐盈而迷位如却乎懼吾不恤居職而早計
後來乎懼吾後無激詭譎詐以取譽乎懼吾無雋實傳藝
為雀聚狙點乎懼舉如是也懼可忘乎乎哉曰達者宜有以
懼也窮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人有之顏子是
也凡所以病疾於道擇去之鮮矣而又得聖人為之依旦夜
熟復所理以為樂所謂懼者獨不得功利下於人耳辱有所
歸乎有國有人者也與吾之俱生之人無達也懼於我何哉
達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人有之周公是也以
家為周挽負稚主以究成天下矣凡所養天下者宜舉置之

以為樂而一無所以懼代之希顏子而道周公者有其所以
有無其所以無哉苟不至焉宜兩有所戒作兩戒

補泓戰語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障司馬子
魚請擊之公不以戰辛敗而退公羊氏以為文王之戰亦不
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力不可禁也設法以刑
之患形之不可止也用武以兵之兵之不也民秉一作東之
為捨殺執之為攻殘故聖人施金鼓以節之用羽旄以飾之
為蒐狩以教之自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之征馳掩襲之
弊廣窮其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驅者競其先後胡
為仁讓哉文王聖人之雖以德化未聞不兵而獲者則曰
代大夷征密須敗者國代崇侯虎襄公始戰齊而納孝公次

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夫聖人之愛民也班曰不
提挈又云不一夫不獲其所烏能驅於死地文粹作豈能决
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王不為也噫公羊氏違丘明之
旨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罪矣夫二字文粹作也

吊舊一作友

范陽盧氏子驤與人交必先熟仁信道德然後旨蹟無間始
卒之道必全或重之以甘譽固不腴於心或風之以巧言亦
不間其舊盧子之性達於玄盧子之機忘言雅好歌詩泣月
吟風往々有前輩體詞七薦文曹不為時遇病乎其人皇帝
十三年以故東觀歸孝則達於鄉里悉得盧子事一旦沉
疴醫不去卒於山陽嗚呼天付盧子之至道而時違之天生
盧子之孝節而時反之命耶以其欺天之盜一作道距胡為福
以其達天之顏一作微回胡為從之時一作道其距耶時之其為
回耶明然子之為固不及距之時地深之措意不足以書孤
山雕碧寒水澄練子兮已而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七

雜文十七

辯論五

對禹問一篇

桐葉封弟辯一篇

太華山僊掌辯一篇

辯文一篇

三子言性辯一篇

贈送

說王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一篇

說車贈揚誨之一篇

澤宮詩一篇

辯論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舜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



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
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一傳之
禹如舜一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二集
不得如己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
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優後世禹以傳子為
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
時益以唯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
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過賢則爭且亂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德諸人得大聖然後
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
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
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與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
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
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為之辭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為少弟集作少弟戲曰以封汝周
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下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汝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
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成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
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人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
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
與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
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為戲乎若戲而必

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矣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馳驟之使若牛馬馬然急則敗矣之且家人家予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垂垂者之事非周公所且用故不可信哉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太華山僊掌辯

王涯

西岳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北壑岩而列自下遠望破字文粹作遠而望之偶為掌行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東文粹作流既越龍門遂文粹有南馳者千數百里拆波左旋將走東溷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臣灵於此力劈而部其中跖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灵之跡也予聞而感之乃往觀曰誕哉

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無而色拔山部澤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有形可見非神之所謂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焉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遵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焉有始塞之文粹無而復達之始連之終文粹無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以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大初開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壑抑而一靈與一作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著悠々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貢百川宜在禹貢乃

曰尊河積石至于龍門南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
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
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過其流滯撓文粹有和氣及其汨亂
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嶽文粹作嶽危嶽相薄高
深相敵一作乃有說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
巘者為牛首冠而峭者鷄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鷄
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子嘗覽張平子之賦西京至巨灵
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恠神
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
神事以飾其詞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
下

辯文

獨孤都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一作其要在于彩飭
其字而慎所以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
之文而文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
文文粹作文無三之字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自然之文也伏
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物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
准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
能使文為五或七而盡其曲文粹作曲折者是其文之至者
文粹無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
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文粹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
一字豈所謂崇飭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
可以革則不足以卑天地矣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
削果可以包舉其故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

曰必以飾彩之能援引之當文粹作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未
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輸地豈有意於
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
極與天地侔其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
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歟文粹作聊夫天地八卦春秋確
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於此者唯吾何學焉吾安
寧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求不而至
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
其可文粹作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
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文書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
而無根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善曰
衰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
中愛怒者二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
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
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
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
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也世有禮
法其有輸者不敢恣其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
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之不得即怒則亂故曰愛
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
性之文粹作最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
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

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
生於其室親為父子烝不能潤灼不能熟是其惡與舜禹之
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
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
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贈送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

符載

玉在寶族拔乎其萃者也濡天地之粹和納陰陽之純精堅
剛溫潤配德君子故為璉為珣為珪為璋祗人鬼以飭乎車
服冕弁非是則禮樂之道有墜於地焉當其沉耀隱璞墮汨
沙泥中枯槁闇藹光明不廢庸工睨之譬頑塊意方捨之
感而復投此卞氏所以喑鳴珉璠所以長玉去聲也及其逢值

英匠識密鑿洞撥於瓦礫而不疑叩之鑑然琢之爛然如蒸

粟截肪氣吞

虹一作

文珍

蛇貫魚目是時也即隨不得私愛奉

不得暴取坐齊宮而後見藉綈繡而後執禿連城如脫履割
土地如裂帛以償其價猶恐其直也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
君子含略蘊器因於反陋塵垢被身體逢茨沒四壁智不贍
饘褐道不信妻子闔葺視之猶聲贊一作夫也及其乘時運之
會遭知己之顧驚起耕釣作時功勳上以載大君下以福生
人澤流萬世聲塞九寓是時也一言受卿相再詞啓茅社以
厚其禮猶謂之不重於戲有至物必有至大有盛才必有大
用歷觀前代不知則已苟或之知則古獄之劍不為朽鉄也
鹽車之馬不為病駒也爨下之桐不為樵薪也磻溪之士不
為備叟也蘭陵蕭易簡韜况邃之識抱宏偉之才業巨侷

隘與時獲落若嚮者之事尚或不泯則道必有所明志必有
所行指顧樹勳績呼嘯取金紫是人也肯昧茲數而損夫獮
于此際哉人謂甚病余固知甚泰矣然三峽孱顏驚波觸天
行容易愁况聞哀猿苟有鍾粟尺帛之可其則寧使賢者拙
一泐泐其間去矣自愛余一歎矣且玉有甚美可以况德亦
感乎和璞之事故為說玉以餞之

說車贈楊誨之

柳宗元

楊誨之將柳子起而送之聞有車過焉指焉而行告之曰若
知是之所以仁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
中然也材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
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
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

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衆車之說澤而扞山而
侷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較以戰巢焉而以
望安以愛光輜以蔽內垂緩而以收載十二流而以郊以廟
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之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楫
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
蓋敬而可休集作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
俱集作令揚民仁義之材也其產財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
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煇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
守太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馬
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汙若蓋下以成乎礼若軾險而
安易而利動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

牡非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所以
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一作恒質良矣用不
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
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
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
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其集無圓其外未至故說車以
贈

澤宮詩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唐如誨以信義為良弓昌文學為最矢
規爵祿猶衆禽密勃持滿翹鳳飛繳者數矣有措益之妙而
無双鷓之獲隼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愈而名愈聞
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暑雖縣貳在廷君子未
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予為賦澤言一章庶見子之弓弗
再張也已

秩々澤宮有的維鵠祁々庶士于以千祿彼鵠斯微若止若
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
不感高墉伊何維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箴誠

五誠

持衡 并序

對鏡 并序

冰壺 并序

守誠

猶子蔚適越誠

三誠

臨江之稟

永棊氏之鼠

敵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彈琴 并序

辭金

黔之驢

箴言 并序

五誠

姚元崇

持衡一作執誠一作秤

持衡者一作秤天下平也君子執之以之以平其心夫在天

所以齊七政在人所以均萬物稱平施為政一作公毫厘不差

輕重以得是執衡持平之義也一作是執秤聖人為衡四方

取則志公正一作平體兼平一作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用一作

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北一作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

不差毫厘使鐸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

去詐以公戒私王道無偏一作無君子無黨一作似法者天下

公器官者庶人師長一作師其身率師一作師正不令而行在下無

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為下必從矣上之所教人亦效矣

一作上之所仰人皆其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

向我之所教人皆其効

無失嗟爾多士欽茲勉旃庶此觀秤一作廉同夫佩琕

一作皆文粹

彈琴誠并序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則

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况和人乎故身不下堂不言而理者

蓋鳴琴故也

樂遵至化聲感人情故易俗以雅樂和人以正聲樂有琴瑟

音有商徵能調天下以治異而相應以和為美和而不同如

彼君子故善為臣者若彈琴宮君商臣則治國之道大急小

緩豈安人心不調者改張踰於立法聲悲者調不感於知音

昔武城單父以弦歌樂職邠忌雍門以辯對匡國美此調撫

而人是則昭告後來無怠於德

對文粹鏡誠并序

執鏡者文粹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萬文粹無物
不可以匿詐衆象粹字文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
鷄對而舞故君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子是将照姦回之心絕
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理焉秦樓明鏡
有餘輝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飾以擊組鑿匣以珠璣龍繞池
臥鳥臨月飛傍入四傑中延萬像濟物攸博人斯廣握在帝
心則宇宙融朗懸諸銓臣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
嘉不疲屢照君子是却嗟爾在職為作代則形不可濫政不
可以平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泪沒忠直當須知
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辭金誠并序

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揚震辭金以
四知為慎列前古之清潔為將來之龜鏡原其立者俯而揖
讓也跪者仰而受恭也俾左右顧盼又得謙恭之道焉古之
君子策名委質翼小心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
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夜
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之取爾有喪寶吾則
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若莫勿一作不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慎慎
之伊何主誠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謗讟由乎意淡慎則禍之
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耻凡所從政當須正
己誠往循來慎終如始

冰壺并序

冰壺者清潔之志文粹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

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有類是乎故內懷冰者清外涇
王者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
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削為務在上以財賄為
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
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濁富寧比清寧吳隱
之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裹雖清畏人知而所知
遠矣嗟爾在位祿重官尊固當偉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
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守誠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唯守土地
奉職貢而已翰蕃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

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窳窳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
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
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文粹作強之
極下同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
不能焉豈材力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
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材力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
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
不知間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
江河洞庭孟門之闕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
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戰穿窬也
甚矣嗚呼朝知之而不為之備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魯鷄之不期越一作蜀鷄之不反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為之擒者瓜牙之材不同猛法之資殊矣曰然則知之如而備之曰得人

口兵誠并序

劉禹錫

余讀蒙莊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為下缺然知志一作智士之傷失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矣然知言之為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形一作刑馬諶是知吾祖之言為急為戒以書于盤盂

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疴智不能明人或罹兵塗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讚比肩孤疑借有紛解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乎楚鐵夷竈誠謀執戎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一作詈賢者誨子信其有昔發言之准往古集作

舌仲猶爾辯為詐媒點為德基王擯不啓焉瑕庇雙犖深居熟謂可唾我誠千口集作我惟集作心之門無為我兵當我藩以慎為鍵以忍為闔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誠

前人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勾萌至于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為從事重競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為戒余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斷輪一作磨因一作磨規矩中度外桴然而有容者理臆算堅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晡不部集作不聲五交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暴以養潔其歲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備然與破甑為五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礱斷親賢為貴青黃睦

僚友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尽敬以為暴慎微以為積去急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披重霄而挹顛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集作益非獨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喻乎華章而一非乎黥則行矣慎諸吾文雋而膏味無窮而不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神吾文入謁以取箕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三戒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于非其類出之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馱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畜之門群犬垂延揚尾皆耒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文粹有習示之字使物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昏如人意麋魔稍犬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交抵觸偃仆益押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文粹有若字然其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欲不寤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馱集無此字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尤然犬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出近之稍愁莫相知然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

盜押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日投止比耳因跳跟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龍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為悲夫

永其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文粹作特甚以為已生歲直于鼠子神也愛鼠不畜猫又一作犬禁僮乃繫鼠食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拋無完衣飲食犬率之餘也晝纍纍集作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鬪齧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如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王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補之殺鼠如

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為禍為可恒也哉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盜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利秦有六國競以強六國既除詭以乃亡昔拜楚馮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恤孟死臧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敵存戒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恣不戒匪愚伊耆作我戒詩者無咎

箴言 并序

白居易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

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上一登第泊翼日至于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王之賓乃自陳戒于德作箴言曰

我聞古君子人疾歿世名不稱耻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一既聞于君乃干祿一將及于親

升聞逮養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之義靡他惟勵乃至遠乃猷俾德日新道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

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罔躁求集有一德五常陶甄

于內集有四科六義藝集作斧藻于外若御與既勒御策乃克駿奔惡若刃治既砥淬礪乃克用利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

自舉廣自滿肖念為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位第其達而自欺自得集作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

水當監于斯文庶勉斯集作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九

諫刺雜說

盡諫一首 見三百六十二卷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見三百六十二卷

本猫說一首

禦暴說

雜文十九

禦暴說一首

文道元龜一首

或問為物之暴者出於虎狼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耳權
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為得而類諸夫虎狼之暴炳
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一作形一作者不
過於噬人之服咋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赤人之
族為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者不能設
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無知其能禦者弓矢也權倖

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他刑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彼秦之高漢之莽得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鄙者由能執天以弭暴耳國有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一作移也其暴豈存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本猫說

昔有兔類而小食五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獲而歸之兔類而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為盜每竊食能伺人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捕者而舉其言人曰莽蒼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牙爪之用食生物善作怒才稱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探其子以歸畜既長果善捕而遇之必怒而搏之為主人捕鼠既殺而食之而群鼠皆不敢出穴雖

為已食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即是功於人何不敬其狸之名遂號之曰猫者未也莽蒼之野為本農之氏為末見馴於人是陋本而榮末故曰猫者乃生育於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蓋得其母所殺鼠食而食之以為不搏而能食不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又其子則疑與鼠同食於主人意無害鼠之心與鼠類反與鼠同為盜農遂歎曰猫本用汝怒為我制鼠之道今不怒鼠已足誠失汝之職又反與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為用而有鼠之為盜失吾望甚矣乃載以復諸野又探狸之新乳婦而養婦既長遂捕鼠如曩之者

文道元龜 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後考舅雅好古

道門尚詞客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

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薄一作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

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謂一作爾知言爾其言之衡弘門以文

湯而進五世鄙雖不詞一作本藉餘訓一作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者且天道五

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夫一作

天文以察時變現乎人民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

天非五方孰可以辯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之為道斯亦遠

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

不出乎三等斯乃從大而為馬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

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

為下等其思全此一無思也此字可以網紀一作義也紀物可以動衆

也可以化一人人之作其唯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一為之

質後乎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一不出乎行此一無此

質文相半斯乃成化之道焉志士之作今然以立誠慎然有

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

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反物勝則詞

麗抒情逸則氣高一作者求靖一作麗者求婉耻乎質貴乎清

而忘其志或作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

行表德見情著一作骨事抒軸乎天地一作之際道達乎性命

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取其道無所措

焉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人此無之

作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者以斯文而懿範一作物範衆經

一作邦叙正一作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

安

安

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也者二字一作皆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

紀述一

辯三傑一首

夏平一首

旌故平廬軍節士文一首

辯三傑

張中丞傳後叙一首

或問謂客曰談者以大尉西平王武畧天授神機獨運前
大熟威不庭安社稷於駭旒返鳶駕於夷庚功格上下為唐
元老可與夫漢三傑並鶩矣客曰蓋聞殊途同歸在乎立事
而已又聞有能不能則所趣異矣也夫鄭侯鎮關中秦
之地給餉道數年之儲功加萬代實亦茂矣留侯持重寶以
哨秦將燒棧道而嬖霸王壁固陵而諸侯齎至封雍蓋而

吾屬胥說勸迂都從擊代奇謀祕策變化無窮可謂盛矣然俱無戰功與大尉不侔矣淮陰侯浮颺而虜魏豹拔幟而禽趙歇斬陳餘破夏說殺龍且睢水之上襲田廣歷下之軍謀無不滅戰無不尅故漢祖所謂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盛矣哉斯可與太尉同風矣吾子獨不聞太尉之事歟聖上龍興也太陽煦於殊垠玄澤滲於中夏而腥羶之戎屈強巴漢昏迷之將叛換燕趙乃授公偏帥俾公專達西南則却地千里東北則獻俘億計之若挫魏勝解趙圍斬顏良於萬人之中伏孟獲於七縱之際皆公之任也暨賊泚竊發六龍避秋闕畿有鹿駭之變藩鎮懷狼顧之虞公乃誓帥徒赴行在如火之烈如飈之疾不交鋒而十萬虜之奔北肯潰矣於是保長安嘯聚不出有詔與李懷光犄角相應收

復旧都懷光怙亂要切阻兵西上內懷反側之釁外萌結連之端賊既合謀人皆異志公幸脫虎口誓夷國讐乃據渭橋之倉守新豐之路遂懷光於舊宛降叛將於舊陣軍聲大振師克在和一舉而群盜剪滅再戰而巨猾授京師無秋毫之犯黎庶感春陽之佈安翠華於九重正朝綱于百事梟鏡畏威而悛惡蛇豕暴義而革心海內晏如名此一無傳不打之勲德崇功茂如此之大也若然者必勝之戰則同乎淮陰宜矣所立之功則無乃太尉優乎何者淮陰以數萬之衆始弱齊襲歷下孰與太尉數千之卒逐懷光泚涓上乎淮陰虜魏趙新之立王孰與太尉破燕朔相濟之寇乎淮陰會垓行而諸侯叶力孰與太尉收天邑而孤軍獨進乎淮陰潰已窮之項羽孰與太尉滅方熾之朱泚乎由是揚摧而言功實不

侔矣或曰鄙人冥煩議事狹近第聞輿誦時分三傑固不知
蕭張則如彼淮陰又如此可謂太尉兼蕭張之謨詩邁淮陰
之勲業遠矣宜其戴元后庇群生揚洪休膺戩福元后三接
極賞九命功莫大而不伐德彌尊而益恭焜耀當世鴻萬祀
矣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川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詩曰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其太尉之謂乎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
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限有闕
者不者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
者開門納巡位不在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意與巡
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

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
賊誠畏死何苦守赤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
降乎當其國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
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未益衆必以
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猷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
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
蒙媿耻求活雖至愚不者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者 分城而守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詎
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心有先受其病者
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必不
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巡如巡遠
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

守也寧能知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余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月滋之師敵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不亡其淮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圓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生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逞亂設淫諱而助之功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文粹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事老者集作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声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虜雲之勇且壯不听其語強留之且食與樂延虜雲坐虜慷慨語曰雲求時雲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智賀蘭

終無為雲出師意馳去將出即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者其上執半箭目吾婦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俞貞元中過泗州般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虜雲、未應巡呼雲曰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咲屈雲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圖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嵩、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嘗集無此字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三遍終身不忘集有也字因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他抽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又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有草初守曜陽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施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乱揚集作陽集作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高貞元初一作死於毫宋問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高將諸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北集作阿河地當朔方集作古集作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

為狼悖為不平在上暴橫而一有也在下殘寬而一有也為之字也狼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觀其甥楊惠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集作之既至盡殺其屬將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入其余均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明年拜石衛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正至其誠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因集作令曰天子愍不辜久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惠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得能已集作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畜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此集作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廼以畜馬為則訓得所

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寃憤既出則豁其所蓄道路

呼聲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

變為喜而舞謔其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

後已是則循其化三字集作條理其政如此其氣復能而狼集作

耶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之多

者集無曰党相聚為落集無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事

集豐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

能集無氣不等因聚黨為兵相伐強者有其馬牛羊橐駝

其後反屬更酬殺轉六七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

嘗與華夷資易集作通貨馬牛羊橐駝者集貨已輒以

壯騎從間集作道伺險擊奪華民脫死者幾希矣愿乃

二字集作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今日今

盟已敢有叛者戒之其右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駭

而逸亡其所就月余奔歷數帳異逐又至一帳之老乃

相與執而諳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

故亡馬者得復之是則修三字集作其弊如此其氣復能

而悖集作耶夫歐二字集作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

集作語矣集無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閭市貨矣集作

市貨昔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

平夏比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邪

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十二字一作垂之乃得籍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郭耶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耶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

集無此舉進士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

七字

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

進士時權相國禮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

罷選歸而亦為歸右所辟馱與故渤海人高洙集作鉢唐書

為等五師右死師道代之復用洙馱為後事有頃常山帥卒

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二字集人北渡河

屯平集作原以為顧望洙馱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

令師道先集為為朝省以樹大効集作乃說曰鏞有操鋤為

人治稼者能勤穀滅集作動糧歲得均穡至于鏞子既專他

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

半足以飽三冬之復集作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

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殄乎集作

此借言於家人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

田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畫集作入

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文粹孱

孫亦終不奪豈不幸集作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之望也一

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集作金及飲而進於前雖海陸備昇

顧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君侯首之無為人從集作事將行

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苟集作畏而不敢犯者以其

能威自吾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擊怒掉理以倚嘯馱集作噉

食於羆豕麇慶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目集作委首以待

餒是知貪懸於執者之手雖慮集作兒得以狎而搏如欲申

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捨自而就待餒其後食亦能無

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得集作悔遂殺高洙而馱

以能善人左右者聞集作之故得無殺出於蔡之鄙縣使人

守其門魏屬通徃來輒暑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
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
急師道亦悖仍集作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未寇彭
城簫豐沛且敗而還因艰四境出入者月餘耶乃為練繪書
緘之絮絮如顆遣航特詣彭城請其師願得上奏將行執航
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運為武寧虞侯都始
般欲舍人集無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般直諸諧賓府見
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集有者山
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銳川文粹起告其師航
見師獨謂帥曰書郭耶為之畏洩故假劉諒者帥道所信之
吏也遂發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般浮海
入萊淄之上此悔恃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

上奉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耶書疑師道為
之以相誑誤故航歸下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下敢復故道
！回遠凡數千里乃及耶所處未見耶且為師道所召既行
與耶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般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
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耶聞之幾自引死般本萊
人常以氣惑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靡絡敢士故航在
召集作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為集作知前謀竟死
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
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
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猾蔡許其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揚
流唐書作占東阿再戰涉高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盜
敗故師道遣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

魏兵日急，悟亦為師道所篤。及集作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為滑師。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洙高以前著跡，追為尚書。蓋言寵之，集作即為滑。從事詔令行餘為記室。行餘為記，會於河閼之間。馱謂行餘曰：「馱前者使航馳阜奏至彭城，閼聞其還不聞，其間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馱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意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餘與李穰、劉濛、宿伯馬、津俱聞知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比濟之人盡能言馱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雜文二十一

紀述二

金剛經報應述一篇

甘露述一篇

表醫者郭常一篇

陸欽州述一篇

牧守竟陵因遊塔著三感說一篇

國學官書一篇

書何易于一篇

金剛經報應述 并序

獨孤及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挂玄冕心冥真如昔
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有若干年
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百僚蒼黃南馳商於公
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
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

返正公為京兆尹庸弘誓之末後也則唯書籍是啻求經於
玄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于所亡之本也問
有守藏云集無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贍禮悲喜奉持
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至昭報特饗其疾若吞顧
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
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
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也况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慧
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
義所及豈佛以般若之雨啓公善牙使因相以次集無獲願
進啓集作乎無願之法集作法歟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
相召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
上士勤道精應集作若持願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

斯來歸護公身由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集作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
莆陽集作邑人濟南林公瓚大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
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歲將與先府
君脩合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
含禭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瑩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懇而
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埏博覽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
雖率情性而無憊法度不違曲集作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
理而無憊寔春三月五日或異氣自天氣氲下蒙非雲非煙
暴綿綿綵耀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統壠
已裁松柏泊曙板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奇之

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人間所甘之
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煩然如珠集作相鏗然王聲如
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噫天冥冥其間蓄神靈無形
神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以
物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予聞甘
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為公而降
公之德豈常德與况殊香啓途異彩相凝結集作珠圓光
明月翻况堅者哉八字集作向日翻堅者哉則其志集作誠所招又多矣
予執吊礼幸獲而見珍集作不足遂為之述

表醫者郭常

集作郭常傳

七百九十五卷重出今日削去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得德一作信饒江其南遵自閩
集有其南二字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佑于饒者病

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常珍曰病可去也佑曰誠能生
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閉然後
輔以其藥誠曰第橐慮塊居月餘佑稱愈歎歸常所許財常
不聽佑曰先生以為寡歟常曰不也吾真吾藥之計吾之功
不能損千錢而一作今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詐
而責常常曰夫敗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一作擢買
計量於豪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
則必追悵鬱惋寧能离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府方
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苦時知
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集
為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
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慎不

足畏邪今世或有為邦有士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耻是以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集無若字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陸欽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

集作慘

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

集作于

仁義之

道可以化以仁倫厚風俗者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準集作推之於天天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早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極顛顛之人然也賢者與顛卒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

能行顛之人不得彼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時也亦然運合相旱苗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其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百姓之賴其力亦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集作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外集作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一作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

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周愿

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為者譎功而為者詭時而為者感舊子
肯奧又能明百家流畧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祿宰相
聞以東國學風醜文學者不得官其中皆以豪人使授業者
迷經一作顓業者愷心元和七年詔彪之為學助教彪之承
詔而來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乃家于學馬役馬一足左右勞
一二人大笈一級用生具以實其間彪之身備而親古性不
合俗尚首冠獸皮服用麻衣襖製襪袖濶帶高羈履大屨至
如禮公卿大夫亦是好飲流水茹野蔬與松栢之莢不苟味
膳又樂飲酒人有見者必寬酒於前始飲即周告四座酒以
蘇神熙性節之則經縱之則撓固不可為俗主酌挹授之禮

命飲者自歌欲彪之盈引三爵而罷每陵爽詣論堂坐高牀
召七學諸生居不施廣裯長席俾隣臂而坐澄震聲音分析
典訓至於一詞問咸以俗理引諭了入於諸生心膏中使蒙
者縱歷千萬日亦不失其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于
有司彪之祿給矜孤餘即謀買居于山泉間弊掩其先明嗟
乎時畏奪祿分鄰者衆矣不然何不聞斯人于天子左右必
翼颺君德倣治古道使令之時奪虞夏殷周之風賢者昌不
肖者蔽公侯康而百姓康噫公侯卿大夫默於明者又無由
得通九重聞徹天子聰明彪之內樂遺聞於上以得安惟墀
元和十年得彪之道於國學仰其風嘉國學得其官又憤遺
斯人于畫諫位因書其事仰國學官書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矩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喜陵江南刺

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

旁至則索民挽舟易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文粹有問狀

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斃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

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蚘出舟皆騎還去益昌多即山樹

茶利私自入會監鈇官奏重權筭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

易于親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

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

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免竄海裔集無邪易于曰吾寧

憂惟作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

之觀之文粹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明民

死喪子猶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

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問政得失庭有競民

易于皆文粹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扶悉立

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

江令故文粹其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無相國裴公刺史文粹

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後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

全易于廣約如此集作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

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

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期不欲堅集作絕

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後如何曰度之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

貧民饋給往來樵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

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

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

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
來達官為姓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
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功集作至
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無患無以
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
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二

紀述三

謁夫子廟文一首

傷我馬詞一首

辯論

譴猫一首

觀八駿圖說一首

朱氏夢龍解一首

告白蛇文一首

紀述

謁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曰集無正嗣為潔執潔為真恪

李觀

救沈志一首

鷄觸人述一首

祝牛宮辭一首

象耕鳥耕辯一首

蓄狸說一首

以上薦集無桓撥之十有三年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

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狀而稱曰於皇天子之道之德與天

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

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

夫作仁字得之以祿位集作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

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集作神之事昭乎夫子之

道之德也至何小子之所集無竊歎焉斯也其惟未學乎其

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集無以學矣鬼夫禮樂浹於明

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集無以學以鬼神嗽於幽夫子之明

靈也斯可謂集無以敬矣熟敢集作捨道而未學瀆敬而乞

靈者集無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集作旋而觀章施足徵像設

無諠我廟俎豆我王冠諠作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

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蒸蒸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

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雨氣俱集作相存其既

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颻煙淪絃歌之音撫而不知仁義之圖

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文粹作而字曰桓魋其如予何

聖人之窮乃有集無如是也集無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

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禹

後聖人得時化可知也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狀

畎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集無

夫作若夫子生實倍臣歿乃王爵有聖也惟討生實辟死曰集

作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

不在於尊嗚呼集作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

秦人燒集作焚書文之哀也帝常爵王德之興一作通也惟夫子

之德泉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作新降康下民憂有烈
先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救沈志

劉禹錫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闔沃于沅突舊防毀民家躋高
望之溟澆范集作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莎端道駛悍不風而
怒崩嶷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環之矩
者顛倒之輕而汎者礮礪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生者力音
殪者施集作形蔽流而東若林木然有僧愀焉擔於路曰浮
圖之悲慈救生最大能拔彼於溺我當為魁里中兒願從三
回鞏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脩紵棧于崇
丘水當泗狀人易宜力凝臚執用侯可而拯天凡室處之類
冗居之彙在救之羣在卷之訓上羅然首下逮毛物拔乎洪

間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摯獸如鴟夷而前攫持流拚
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
取焉僧趣音訶之曰第無濟是為目之可理所而不能有所
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
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普不逆困窮之謂慈曷也生必救
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志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
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乎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
硯之未伽聲聞者在彼之謂寤也佛以邪目之佛思乎無善
惡邪集作非吾曷也所接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環各復狀蹄
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踐踐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
施也不得集作吾則已焉集作能害為彼形之乾鬢鬢之
姿也彼氣之環暴悖之用也是必反噬而齒甘最靈是肉吾

屬矣庸能躑躅譏譏之北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為虎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乎于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問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傷我馬詞

馬乾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獸也故主集作求於力或逸而喜駭主集作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而稱者鮮馬曩予知善馬之唯遭也不求於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略其形蕭集作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有集作低軀非騫然而備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彼旱衣于廟朝之人多四三集作其狀以迭取集作予無兼馬水輒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為确犖蟪為恟堂前有僨輶後有濡裳我策垂

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其一一作雄也非力而何烈大之且舉釣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彥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虔靡一作且柔也非慧而何日日文粹予之獲遺于闕下背商顏趣昭立日中而踰舍脩集作門之南非駢所宜夷則沮如高則嶽喊虎咆空林或聞荒馘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顧我馬焉依肩一其勞也非德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其領韁飲齧日削兮精刑集作氣傷寒捩騷騷兮瘁毛蒼涼路聞躑躅兮已馬騰驤朔望深兮也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墮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嫌非二字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其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泊西幸蜀徃徃民間得其種而蕃馬川文粹

故良也色者率非真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
曰龍為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吊之曰生于
磧礪善馳走萬里南來因丘阜青菰寒菽非集作何適口病聞
北風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拔之龍淵後爾友

辯論

譴貓

貓為獸捕鼠啖飢貓性也鼠好害物貓食之是貓於人為爪
牙於獸職為刺姦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日迎貓然則人假
借蓄貓之義盡矣僧儒常學大小戴禮知迎貓之利攝饗者
悉辭以苦鼠之竊請迎蒼之僧儒因允其言是貓也非不狀
掘拔而為之蠹喻鼠猪者性懶不捕善伺饗大人戶隙搜蓋
覆氣挾蓋隱器如智有十手百目者而猶家人割剗食三時

加哺不敢輟嗚呼鼠伏隱處也貓人蓄食之也鼠竇一作原
垣深窖也貓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悅獲畏怕也貓遊安緩舒
開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伺之也既竇厚垣深窖也何地可
空之也既出光獲怕也掘搖可之恒之也惟貓甚不易也僧
儒常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年赤眉擾秦中若函岷雍大若
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若之是意亂君之猶貓竊者也晉
太康末趙厥亂岷蜀漢銅梁大苦之以羅冲徃之而人又苦
之是意亂臣亦猶竊者也向使更始非仗漢則秦人皆得擒
之矣羅冲非仗晉則蜀人皆能捕之矣貓非仗於人則庖人
皆得戮之矣然者皆知仗之苟竊也曾不知人甚苦之矣以
至于逐之以至于戮之故有為國者有為兵者自防盜者有
伏而皆亂者則踰於盜也喻於亂也思饗人迎貓不可不慎

也

鷄觸人述

前人

鄔杜之郊人有鷄犬不虞疑儕類剛勇百鷄之時疾視促步
內斷外東雖信信猛犬桓桓壯士伺疊潛搏胥為驚蹙則前
後持血流朱殷者數四以降少族說咸以彼時長嘴利距也
失恃則志不能擊宜仁柔矣乃因踰側樹枝目不能覘瞻以
長纓羈擊彼莫得孤拒即求砥礪錯斂其長嘴使禿拑不能
害物鋌鈴敲拔其利距使搗擊不能痛物然後縱其逸也鷄
不省猶長春勢瞪睖眸咬爭鳴剛楮突如隣童咸操荆鑠
弄調笑曰昔吾畏其博我啄我每至此則心季狂亂視若左
右紛錯百千鷄之衆矣今被啄執不能為害則雖慈雉在前
後若不見豈鷄之異矣君子之是歎至剛自折者若此不度
力取笑者又如此且其職也且司晨而鳴風雨不移縱有博
場如敵之志亦爭鳴族於類非直於拂人矣爾依人人即爾
王輕肆其勇而憐於主所以雖有長嘴利距不能久恃已失
所持乃以踵擊者取隣童之笑所宜然矣僧儒常一有恃字思度
謂欲移人之事當有類其鷄者嗚呼宜誠夫剛哉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駿八馳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馬
之圖朱齊已集作以來傳之觀其狀甚恠咸若騫若翔若龍鳳
騏驎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採世聞其駿也
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
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馬者駕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

而汗或數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者視之毛物尾鬣四是而啼
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
敗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何足為者視之圖
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煥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
類也然則伏犧氏文媧氏孔子氏亦人而已矣驂騑白蟻山
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惡得為乎為虵為棋頭
為龍鳳騏驎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人之集下慕駿者不求之馬
而字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
於人而必若牛若虵若棋頭之間集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
人也誠是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祝牛宮辭 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建一作寒築宮納而早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

靈于土首以從鄉教一作余勉之而為之詞曰集作四持三
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納集作此室處老農物拘變地
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搃集作當
問載尺入土太歲在亥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有府耕耨以
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兌風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廩

告白地文

田廬西北隅集作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
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虵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為崇
不利人多甚集作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物之生而
白者犬鷄馬牛而矣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鳥雀燕雉
龜虵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耗昏倒不能記子孫名
字形朽神潰以至於死物而鮮毫羽甲亦盡白白而後有靈

非一聖賢在一作存乎上彼光被于下則不為之出出必人以
獻不敢隱匿惟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
神姥謂之白帝子非得天命者志恆必曰而然多冗一作空老
墳坎集作窳大木要野眩盤者集作甌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
暑膏眩淫巫倚之彈弦集作絲瞑目歌無其妖怛集作其駭其感
考鼓用弊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
辭悉爾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使民之神姦若之姦吾知
之矣况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螫以時出集作出以無越昆蟲之職
無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然駢集作
斬醫通顛集作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用集作與人事也如
不用吾言吾當顛天霆断裂首尾然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象耕鳥耕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
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叔書於舜曰濬哲文
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敢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耕之說
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文粹有而字徐起發欲深
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而端深故曰象耕
耘者去莠舉于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
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大其為端且深非
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乎不
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
得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恠非聖人
之意也吾病其書之集無之字異端駁之使合於道人其後我乎
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朱氏夢龍解

一作辯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子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下知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架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闔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闔故之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

知是則德也而始蟻如獲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為龍也或者

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蓄狸說

揚夔

敬亭叟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嚙篋筐帑無光物及一作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汴逾得駿蹄茵以棲給鱗以茹之一作字撫育之厚如子一作字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懾而珍影暴腥羶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于外岡以子育為懷一旦急其繼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遊叟悅且惜涉旬不弭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思非獨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延禪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及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三

諷諭一

截冠雉鷄志一首

罷說一首

紀鴉鳴一首

紀稻鼠一首

禽暴一首

截冠雉鷄志

雜文二十三

捕鶻一首

捕蛇者說一首

養狸述一首

蟹志一首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鷄二十二者七十雉十五其雉且啄且飲
集作具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
欲具啄雉鷄衆鷄聞而曹奔於粟既未而皆惡截冠雉鷄而擊之而
逐出之已而競还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拙于搯之



梁截冠雄鷄又來如慕侶將登于後且棲焉而仰望焉而小
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咻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集作
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翺異
之曰雞禽於家者也被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
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為既來而
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其見
食命侶之一德耶且是一作何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集作或
告曰截冠雄鷄容鷄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馬死其雌
而陳氏寓之于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稚雞勿敢獨校焉
且其集作是以曹惡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
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
衆鷄雖賴其召召集無既至及遂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
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
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容雞義
勇超於群皆妬焉尚不與俦焉况在人乎哉况在交朋乎况
在親戚乎况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之集
之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志
遂之持集作將用驚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說鷓

柳宗元

有鷓曰鷓者冗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集
作字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鷓也必取
鳥之楹握者完而致之以與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
上浮圖之跋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
之焉苟東以則是日矣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啄

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
朋友之愛也出乎轂外而知攫集作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
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
然文粹作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為之
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难得
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噍噍而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
以翹而勵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鴟晦於晝而神於夜
鼠不冗寢廟循墻而走不近於噍噍者聊今夫鴟其立趨然
其動喜然其是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焉由是而
觀其所為剛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鷓者吾願從之毛耶翮
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罷說

前人

鹿畏羆羆思虎虎畏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
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集作云持弓矢鬻火而
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
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熊
虎亦云去熊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擘搏挽裂而食之今夫
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罷之食也

捕蛇者說

前人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
二字文粹作以禦非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大風孿踣厲去死飢
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
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
曰吾祖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

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手余將告子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衰而生之曰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人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興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十室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徒尔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陳突乎南北華然而駭者雖雞苟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一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

今雖死乎此此吾鄉隣之死則已後已又安敢惧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現之猶言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現人風者傳焉

紀鴉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舒柯凝布葉凝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為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慙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昔眉於斯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廊得悉其下觀主人得槐之意亦高臺大室者也泊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漏槐且為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隣俱價食者也某以槐故利無子一作于隣隣有善作鴉鳴者每伺宵

悔輒登樹鴉鳴凡側于樹若小若大莫不稟然懼悚以為槐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不去鴉不息主人有母者且瘞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稀賓致困簡言曰假為鴉鳴戒樹殃家甚於真鴉非听之誤耶然出平蹇諤非不利於楚也斬向一鴉鳴而三閭放揚震訐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鴉鳴而大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為甚愚

養狸述

舒元興

野禽獸可訓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趨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諸既致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某居時曾為富家廩慵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

某既居粟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群蚤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蹙僂佻跽縮頰更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籍之患經畧而有畫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績欸作績晨與後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

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柰何或知之借擯以收捨衣未頃則擯又孔矣予心深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廢疾自獲此狸嘗闔闔實實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者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躄不動斯頃果有鼠氣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豎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呀割洩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搏擊或自抉牙截尾稍首擺瞬視間群鼠肝腦塗地迨夜迨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作命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

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嚮之謁糝
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
噬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臥絕瘡痛之憂皆斯狸之功
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也者嚮之
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
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墻皓壁固為鼠室宅
矣甘濃鱗肥又資鼠口腹矣豈泛人智其柰之何嗚呼覆壽
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
容端人則白曰之下故此一作得騁於陰私故桀朝暑多而閔
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
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
之猶嚮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過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
亦必反常於天矣豈查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饜狸而得其妙
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諭於在位之端正君子

記箱鼠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時
汙坳沮汝者埃壘塗勃擢搢支派者入扉屢無所汙農民轉
遠流漸平潤此集無箱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集作渴不暇
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夜出噬而僵之信宿
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苦集作若官督戶貴不
食者有食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束械勝蠶木肥集作頸者
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猶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行久矣
田鼠知之復集作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查貪而廢一作發歟國
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吾之士鼠歟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

戮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
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工况集作字上据其
才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徒聚集作而為盜
何哉春秋蝻蝻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
余通於春秋又親其災於是手記

蟹志

前人

蟹水族之微者其蟲也有藉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
辭管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集再用與字非鼈剛其
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䟽蔓延
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
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窘冗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
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獻夜沸

指江而奔漁者締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音短其之故

文粹無道焉爾然後援文粹作越軼而去者十六七粹

故字既入于江則形質寢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

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刑質

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

沮如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

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之知又不及汲於聖人

之言求大中之言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

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捨沮洳以集作蟲下能不

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禽暴

前人

冬十月予視穰于甫里旱苗离离年無以反憂傷于集作懷

夜不能寐往々声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
眈曰鳧鷖也其曹敵天而下盖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
曰得無戈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戈羅常藥而
得之揮擲上篋下西塗投叢植于波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
出於常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而盜興已朶蒙
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梟恣翔幸不克乎口腹及侵
人之稻梁予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盜為閔梁急征商不得行
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歐害物之民出乎
四裔况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
用馭者為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四

諷諭二

鉄鑪步志一首

鞭賈一首

農夫禱一首

悲剡溪古藤說一首

書褒城驛屋壁一首

較貪一首

吏商一首

蝟蝦傳一首

嘉化一首

鉄鑪步志

柳宗元

江之許凡舟可靡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鉄鑪步
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鉄鑪者無有問之人曰
孟嘗有鍛鉄者居其人去而鑪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曰

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恠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使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慈步者乎向使有間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鑄刀鈇者懷價而未能有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孫不恠彼而獨恠於是大者然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地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為古有太皮覘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存得矣喜其言可采書以書志

吏商

前人

吏而有作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于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大曹率多戒耗後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若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患幸而得吏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盜同惡戒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斂水不得焚溺利愈多愈名尊身當而家疆子孫保先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小由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吏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

以為盜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者爭為貨商以固敗
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爾富而近禍如此悲
矣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梁惠王三字集宋碎
乎何以利教焉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
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足焉為灾而為之者設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衰夫沒於利者以
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廢由利之大小登進其心集作幸而
不撓集作手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
從容若孟子者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
之急民也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文粹五十必曰五復萬之五以

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吾萬而後可有
富者子適市賈鞭出五萬持以夸余其道則拳蹙而不遂視
其拙則養急集作而不植其行之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
節朽集作黑而無文材稍之戚瓜而不得其所窮牽之飄集作
翽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苗
而澤且賈去者云余乃召撞燔湯以濯之則邀然祐蒼然白
嚮之黃者挽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待之三年後出東
郊尹道長樂坂下馬相堤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啼不已
墜於集作地傷馬視其內則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
余之挽其貌蠟其言以來價佞於朝者當其分則善文粹無
一誤而過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分至於分卿而至焉者而
良多矣君無是蚤過三年不害當其事有驅之於陳力之列

以禦乎物以夫空々之内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繫之却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蝨蝦傳

蝨蝦者善負小虫也行過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集作愈

重虫用不劇止也其背甚澀物集因不敢卒躡仆不能起人或隣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避以厚其室下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及其息而躡也點棄之迂徒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幽其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曾不知戒虫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為智則小虫也亦足哀集作悲夫

農夫禱

劉軻

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間為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為禱於五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亦以儆于百執事云農夫某謹達精誠于明神噓嗟我耕食之人誰非王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荐飢人為鰥嫠田無耕夫桑無蠶姬厲疫癘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鳴門毆荒餘之人挾弓持戰女子生別行蹄走哭王師有征羣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令之收拾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莠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賍吏之享其歛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歛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濬農人以肥廐

馬無寒鬣婦以暖奴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飢而天下肥鬣婦不寒而天下安安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馳足食足衣皇天胡忍是為苟不此為民其嘻！神其怡！尚嚮

悲剡溪古藤說

文粹

舒元興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柝逼土雖春入上土脉地植發活獨古藤風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文粹不有道者言文粹溪中多紙工持刀文粹作斬伐無時擘剥其無其皮飢以給其業噫勝虫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止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至一物疵厲之若此異日適數十百郡

泊東雒西雍歷見言

文粹

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文粹

寤曩見剡藤之死戢止由

此

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

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麻一竹相多聽其語

其自安重皆不啻掘驪龍珠虫苟有曉寤者其倫其寡不勝

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重者果自謂天下文粹文章歸我遂

輕傲聖人道使周南邵南風骨折入於揚二字文粹華中言

偃卜子夏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掘管動盈數千百人

下筆文粹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

藤之命易甚桑柘文粹波頽杏未見其止文粹如此

則妄言文輩文粹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

藤以鬻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焉以此恐

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為

文粹不柱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文亦作則有其時其斬伐不為沃闕予謂今之錯為文粹有文者皆天字關判溪藤之說文粹也藤生也有涯而錯為文也無涯世字文粹疊作無涯之損物不道於判藤而已於所以取判藤以寄其悲

書褒城驛屋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第集作視其舟則高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其淺集作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駟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以農城控三文粹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也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集作寧有故惜心耶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搭泉泊

泥漁而後止至有餉馬於軒宿集於堂九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全氣猛可制官大其下益暴橫唯禁由

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集集作曹八九輩雖以供饋送隙葺

葺文粹作一二加治之其能捕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

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駟文粹也殘暴乎語聞一元中天下

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果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

下無今革之聲而編戶集作戶口日益破疆場無傷之虞而墾

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

理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接於民而改令速於行也

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于更益且刺史

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不利

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二字集作其甚者其甚者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

去何用如此在縣令即日我即去何用如此愁當醉飢當飽
六字文集醜當飢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駟耶
作當愁醉飽鮮矧更伐之隙點吏因緣寔為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
望生民下因財力不竭戶口不破懇田不寡唯我予既揖退
老屹條其言書于襄城驛屋壁

露化

陸龜蒙

搗之露大如小指首負持角身戚然後蝻蝥而青翳葉仰噬
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
一旦視之疑然弗食動明白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拘其翎
未舒檐黑韞黃集作分朱間黃集作腹瑱而隋音縷織且長
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
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階或留篁端翩施軒虛颺曳紛拂甚
可愛也須臾犯姦網而繆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文粹拮人雖
甚隣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嚙其中類有德也
不明而游類潔也無耆而取集作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搗
之蠹後不見觸螫之網人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
大搗矣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戒德忘分崇浮飾
傲榮其外而拮其而外內害其本而室其源得不為大蠹網
而膠之手觀吾之露化者可以惕惕

較貪

楊夔

弘農子遊下山之陰遇鄉叟中不完屨不全負薪仰天吁而
復號因就訊諸抑喪而未備乎抑有寃訴乎何声之哀而情
之苦耶叟致薪而益曰逋助軍之賦男獄于縣絕糧者三日
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逋已貨其耕犢矣昨日之逋又貨其少

女矣今田疇而頻播之莫稔貨之靡售且以為耶軍之用豈
一一於軍哉今十未有二三及於戎費餘悉為外用又黠吏
貪官盈縮萬變去無所之住無所資非敢懷生柰不死何弘
農子聞其言且助其歎退而省於世萬類中最为民害者莫
若虎之暴將賦之以驚貪吏庶少救民病是夕夢鷲獸而人
言曰爾欲警于貪將以吾為首雖爾之潔柰厚我之甚乎余
曰賊人之蓄以自飽腹爾不為貪哉獸曰不豢不農何以給
生苟不捕野無實吾兼吾以其飢而求食之苟獲一飽則晏
然匿跡不為謀以豈爾曹智以役物豢之畜之豉漁之以給
其茹也桑之育之經之營之以供其用也一物之可求貨之
可圖級、為謀致、擊心如溪莫漏莫盈豈與吾獲一飽則
晏然孰寐而歆比方哉弘農子驚而寤諦而思若然則人不
如獸也遠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五

論事

西邊患對一首

罪言一首

書田將軍邊事一首

西邊患對

雜文二十五

叛解一首

原十六衛一首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風得西
土亡降故老為余邊之所以為患可庸之狀辭甚條悉或短
日微叟以西戎蠕蠕之祿而為邊出苦言使聞比塞匈奴雜
虜之風叟曾不哭文粹作知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方分節符
給以事邊何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困此而邊兵
不得習伎險不得為固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

則北慮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寒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猶鷲準不能屯兵留塞

且北逾集作過千里而屬降望其具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域故事亡虜南

下望其壘高下則知衆寡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狀民畜嚴壁而

待之且每歲八月成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

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

之利其兵材雖集作一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

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故自

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

鎮十五軍皆為西戎有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

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成耳

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

爭號曰能圍即集有東字解其後取他城尽如凉城之事由此人

人皆固生堅堅城意自得集作羅其策以來為語相傳尚近柰

何容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其

林比必避切繁故戎不得為便道今尽於斬伐矣而役者無隴

不達且又虛集有字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

伐草虛作麋鹿熊集作羆麋麝豪豕是僅者居十之三窮嶽障

芟集作芟繁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僅者居十之四發

畜粟全繪文松大椽竒藥珍集作言禽薰臭之且挽轅於陸浮

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僅者居十之二其餘

兵當守降擊拆盡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經時不

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堂戎耶是賴皆主上聖神彼戎

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岷隴之士甚饒而農食不統糶釋衣

結縷無完集作帛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
賂賂厚者雖通亦寬之粟雖後至必亟與夫賂薄者或稽一
日即白吏答之粟當輸作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
日而不得也他征徭於此農民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
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也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
長吏終不省向輕易之容柰何為不困

叛解

李輯

或曰申恒館而叛解曰盜賊富家文粹雖乎具憚其財而強
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害
人曰賊天下有土家之有紆粟也天下有象家之有子弟也
申憑葉縣非盜與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千文粹
作金而可捕者為之手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

三年兵之一有非千文粹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罪文粹
字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
謀盜矣富人家遇盜矣以一夫是故盡不磔則吐夫人人
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盜也
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勇夫重閉蓋鍵乎解
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功也贖
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功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
娼且淫為妻且禁乎者也文粹無此二字

罪言

社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集作實有罪故以云集作生人事
病兵祖於山東亂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
禹盡九土一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山太高為幽州為并州

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
可能卒苦自魏晉已不悅淳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世俗益
卑弊人益詭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
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大冀州以其恃
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強大也并州力足
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
常時蚩尤為兵階改泉在今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向其俗
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後諸侯至秦萃銳三
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諸國秦宋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國成於
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上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
雄得蜀得關中盡得唐書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二唐書八

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唐書
作隋文因以威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武敵也是
宋得山東隋得山東故墮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
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唐書以至
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除起出入城臯函潼間若涉無
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隣自爾一百余城天下
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
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葵被其風流因以為寇以
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頌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
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然七十
余年矣嗚呼運遭章集作武澣衣一肉不斂不樂自卑冗
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華岡

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及豈天使生人
未至於帖秦也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難哉何其難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庶事其要在
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
莫如自治何者當真元時山東有燕魏趙魏叛河南有齊蔡
叛梁徐陳汝自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一
余所統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馳
熟視不執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
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吾
得蔡得齊凡收群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
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乎亦足自己為治也
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姦要搜選置捨果自治

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千陌倉廩財賦果自
治乎如不果自始是助虜為雷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
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
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
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
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
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埤疊相
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顧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
於河南間亦最重今日顧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篡天下兵誅
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昨日誅
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
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一

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如然也故日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因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抵倭族嚮語曰叛去真酉起矣至於有圍急食尽餓屍以戰以此為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余年來凡三收趙食尽且下堯山初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趙復振故日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前人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集作字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八衛乎本原事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稷公即公徒之並為諸御將軍外開拆衛果敦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五或有不幸方二三百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趣奉朝廟集作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由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襁褓耒一時治武騎劔兵矢禪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府五

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
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激乃來命於朝不見妻子
斧越在前爵當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者也一作自真現至于開元
末百三集作非十年間戎臣兵未始逆纂此聖人所能柄統輕
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遇儒奏章曰天下文
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文勝矣力強矣請
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武臣兵五
濡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高萬里事五強寇契丹
并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
掀然根萌燼燃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
臣兵五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

則叛韓點七國僕是居內則纂纂作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纂

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鉤之喻古今已法
述最長其置樊府丘衛乎近伐已未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
人驚曰廷詔命將也名山視之率市兒輩蓋多稽文粹金玉

負倚幽陰折勝交貨所能也絕不視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
慨感擊川文粹之節集作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慢勃

者撓削法制不便縛已斬族忠良不便遣己力一勢便罔不
為寇其陰泥去聲巧校者亦能家筭口劔委於和倖由卿市公
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受割主人
略匝天下足以每一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襄
溥教化恩澤擁柳不下君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
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

時有春是天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惣文武是此輩受鉞誅
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於禍害不作者
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
大命故作原十六衛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皆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群實與沉黎越雋俱為邊城
迫於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
曰巴蜀西迫于戎南逼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
之甲持倍尋之戟徐手按文粹步且戰且進蜀遇鬪如植橫
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音折刃矢集作鉞不能斃一戎而况
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
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

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田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叢于

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

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

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城都門其大入城三門都是

要門其三門是百今百粹本尺削其三門三字而四日而旋

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人百里之門民畜為空如

以敗卒貪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

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署蜀之心居則息蓄聚粟

動則練兵講伍武集作而又俾其蜀於習者伺連師之間隙

密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害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

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蠻言有李權者遺手貴通得實

遂并蜀無備可惜取狀也成搜獲之按問至今或有踵其者為吾不知羣蠻此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

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鉄豕十九如瓠虽知鉦鼓之
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来朔風亡嚴緩步坦途曰次一
舍固已呀然汗矣况而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接戰而鬪
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醜餽者縱吏而以一非鼠竊縣官
當給帛則以苦文粹而作殊而易良當賤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
將輒先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破補其數
以給邊卒以此為四幸字常以集非常以口為怨
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殊死而力戰乎
此巴蜀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
詔嚴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
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
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蚕以資其衣食秋
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師即能督之歲遺廉白吏視其

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縣官無餽餽之費奸
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集作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
四字集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雜制作

中和樂九章

補周禮九蔓系文一篇

山書十八篇

中和樂九章

登歌封第一

雜文二十六

補大戴禮祭法文一篇

九夏歌九篇

盧點隣

炎圖喪寶黃歷闕璿祖武類帝宗文配天王奎垂日翠華
陵煙東雲千呂南風入絃山稱萬歲河慶千年金繩永結壁
麗長懸

歌明堂第二

穆穆聖皇雍明堂在平又城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陰陽

四牕八達五十九房南通夏水西暇秋霜天子臨御萬王鏘

歌東軍第三

遐哉廟略赫以台臣橫戈碍石倚劔浮津風兵拂箠日域清
鳧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寓猷馘天閨旆海欵凱入耀一作
輝震震

歌南郊第四

虔郊上帝肅事圓丘龍駕四牡鳶旗九遊鍾歌晚引紫場高
浮日麗蒼璧雲飛外求皇之慶矣萬壽千秋

歌中宮第五

遊沙麓洽瑤衣黃雲書聚白氣宵飛居中履正
和體微儀刑赤縣演教拊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州在詠

風化歸

歌儲宮第六

波澄少海景麗前星高祺誕聖甲觀昇靈承規翠所瑤
庭宗儒側席問道橫經山賓皎皎國胄青青黃裳元告邦
家以寧

歌諸王第七

星陳帝子微列天孫義光大礪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建條
疑存直以茅社錫以犧樽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才兩獻夫
何足論

歌公卿第八

蹇！三事師！百柰群龍在戢振鷺盈朝豐金揮首珮玉鳴
腰青蒲翼丹地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天下人代貌昭！

總歌第九

明：天子号聖德揚穆：皇后号陰化康登若木号座明
堂池：号家扶桑武化偃号文化昌礼 号股肱良君臣已
定号君求無疆顏子更生号徒皇 若有人号天方忠為衣
号信為裳飡白玉号飯瓊芳心思登号路阻長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暮為士師其道參乎舜
禹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人哉則祀之
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踈鳥獸鮮人民安
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
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乱佐成而定謀作周業制礼樂立明
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此咎繇伯益之功小

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咎繇也且勤其官而
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礼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礼典則文
王以文治武王武功周公也以如胥以功勳烈於民者則吾
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為師徒且
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乱而墜散參補而附 之
其文曰 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
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於也不在祀典

補周礼九夏系文

前人

周礼鍾師掌金奏九集作樂事以鍾鼗奏九夏按鄭康成注
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皆詩篇名也頌之數
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
嗚呼吾觀之幕頌其古也亦以九矣夏九亡者吾能頌乎夫

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一不足以補不足亡頌於今不足
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竊宜
不獨有大卷音權黃常樂名也之一音集作章者乎

九夏歌九篇

三夏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燿燿白日剡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燿燿白日剡入于
地厥晦惟貞如王入日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慎
惟戒出有喜謀入有內則繫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情悃清廟儀儀袞服我尸出矣仰集作迎神之穀香陰行坎
坎路鼓我式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情悃其有儼其彝九變未作全集作全乘之既醕既酢爰轉
情嵐哉爰舞象物既降全集作全乘之法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不摯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筭不如
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篴及管我有牢米集作自篴及篴我
有貨幣我牢不憊我貨不匱頌頌其木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鈇鉞征彼不悛一撲而滅王有虎臣賜集作錫王圭

瓚征彼不享一處集作而泮王有掌訝遠音爾疆里王有掌
客聽於限反爾饋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賜錫集作之龍
旂九旒去声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壺集作壺壺皆可款衝筭翬禴狄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梁疏為江河大塊孰珽播為山河厥流浩漾厥勢嵯
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祗夏祗讀為陔之歌者賓醉集作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享饋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之
節禮酒既罄嘉既醒雅為之行饋應雅三樂器也賓醉而出
奏祗夏以此三器策地為之
事行

祗夏三章章三句

鶩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栢其珪衮其衣出作三伯天子是毗栢其珪衮其服
入則三孤國人是福

鶩夏二章章四句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劉說

余於山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茫洋子乎無窮自號為山
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融者而川也結於集作其所

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䟽決以集作忘者及二集作故

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革為融二字作是以處其結者有集

為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

為人民為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擬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

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有其形窮以出細斯

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不為

萬集無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靜殺亂患夫

數使乎乎足故高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心亦高則數數人

乎心四字集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足不足

與其集作餘也為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

則爭未亂患何嘗不足二字集作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羶之臭出於而後網

罟不足於也集作以牢養集作於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

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集作熟而棄其皮亦足矣是

知聖人欲化更亂其生

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薛之器其

集作然則造其為集作而耻集作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遠其象

而耻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為川既出而必舟也舟既入水而蛟

魚相對集作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利且成

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集作其禍

利以觀集作天下利物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而開集作惡

為道亦不偽故始受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言則利書而

所開所者貴不杀其孤而已

城廓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廓溝池以盜民集作者則利人

甚於不固夫人竊固之具必有功集作固之利苟有利之物

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固民則

相殺

車服妾勝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

必有雜珮有妾勝必有媵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農父

子以奉不暇雖有杵曰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白

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妨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集作弓矢也

故躬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

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妨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

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聾廢也謂

雷為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為可

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集作也則有幽思之

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

雷與瑟無常聲也

為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然而

雖佚不妄集作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手是故死而不得止

正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集作飛鳥走

兔在其中

付大藏之樂未必有信之有也夫取人之論必薦信以入其

中集作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

集

信有道者不使人永

棺衣衣原舜以王礼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身不甚於百姓為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吏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釣為仁人之心則亦君盜以爵嗚呼使聖人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與一作聖人而出是不見聖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心矣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費矣有惡雀鹿集作爵鹿祿之其者掃集作掃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既

可以駭物則帚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俵鳥不過薛蘿以其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集作駭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一作也線集作線附之之組吾衣集作身也亦是集作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集作駭其心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七
征伐

為建安王捨衆詞一首
讀司馬法一首

雜裂作

時日無吉凶解一首

相解一首

較農一首

刪方策一首

讀韓詩外傳一首

題後魏書釋老志一首

征伐

雜文二十七

補逸書一首

祿祥辨一首

禹書上下二篇

疏亡一首

寒泉子對秦惠王一首

題叔孫通傳一首

題安昌侯傳一首

為建安王哲衆詩

陳子昂

諸惣管部特旗長隊正各聰命夫聖人用兵以討有罪姦匿
 竊命戎夷不龔則心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毓萬國
 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我契丹凶羯敢謀乱常蜂聚九
 一作山豕食遼塞十字六集作聚兵率衆非欲勞人蓋逆不
 誠恐養生顛墜塗炭今契丹凶翔敢乱天常為封豕長蛇荐
 食上國玉帛布弊棄而不負名器正朔僭而有謀乃將給神
 雲人暴珍
 天物故

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已集方將問罪公等諸將
 及士卒已上瀕各嚴戰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不為中
 國奴隸昏狂不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及士卒又勸干
 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耻最爾凶伎一劍
 可屠况皇帝義兵尅期誅剪此猶太山壓卵鴻毛在鑪

今日之伐瀕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寒旗斬馘掃孽除凶
 上以據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氣旗以應機公
 等各宜勦力各當其任若能奮不固其二字集命陷堅摧鋒
 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番顧向背失機斧鉞嚴刑集
 誅軍有大戮各自集作勉勵無犯典刑

補遺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使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敗禮
 廢祀湯征專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百
 有集作衆啓乃心正力容明聽予言若咨先格王有彛詛曰綠
 無常荷于仁福無常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珍厥
 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害于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
 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共俎羞于

介集作厥牛半乃既于盜食曰罔忝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
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予聞文粹如予聞曰為邦
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叩吁廢于
祀神震怒肆于雷民禹心自集作頃集作絕契已降暨于百伐神有
怒集作聖民叛而不顛濟者匪我悠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威肇
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躬其有儼師徒戒車乘敬君文粹
事者有明償其有罔率戕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
替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
射不可悔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
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

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由諸侯為

天子非兵不能為非戰不能報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

是編之為術六論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文粹而害物

益其嗚呼其益集作不仁矣虫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

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紹以

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人也文粹

罪集作使後之君子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土焉文粹

雜製作

時日為吉凶解

沈顏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期期是用備物
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定吉凶決勝
負也後之感者不祥其故惟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

忌亦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曰日鈞隍折一葭廉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雜一椽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遠之衢輸梯未嘗息也五都之事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雉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矣然則感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知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士不食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也

妖祥辨

前人

凡所謂祥者必曰麟鳳龜龍醴泉甘露星景朱草所謂妖者必曰天文錯亂草木變性川竭地震冬雷夏霜或者以為察王道之廢興家之治亂則亂疑考於是而不知君明臣忠百司稱朕國之祥也信任絲邪棄逐謹正刑賞不貨賂公行國之妖也既三伐以後廢興之兆理亂之鮮不由此矣若嚮所祥果祥周道衰而麟見妖者果妖殷盛而桑穀生庭不其明具也一無也字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公言人相者必曰某相數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某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

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
形類禽也以騶虞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人義之獸
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符於是哉是其行又
不若於禽獸也且矣哉集無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
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
若文王在母不憂不憂重耳弱若好弄是也大惡亦出
於性若商臣之蜂目休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集作
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
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
輔之則霸堅豹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
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也見人
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
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
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
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
九黎焉得以國文粹飛簾惡未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
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戒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
門不戒飛簾惡未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羞忽微
不失晨黍言其善必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
不以是術行其心區々求子卿唐舉之術君其窮虎其困不
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生集作白屋有
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
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設盜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
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矣有能以聖賢之道

自相其心哉也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勞民而死乎曰不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鮌配曰以功不可就則不可謂勸粹文則可謂勸粹文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為粹文勸其家矣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鮌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亂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勸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以得粹文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粹文有之有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勸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而家祭其勤也民神不粹文畔蓋禹以天下不違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前人

治天下之也見之於夏功而未先見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常無憂則人怨無樂則民愁粹文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常粹文能治其心也粹文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矣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亦使也嗚呼必不得知心之人而為可粹文以治智則喜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夫粹文見濡手足禹則不見土陞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以云乎

較農

前人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敷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

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
功集無聖人然則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
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旅人疵癘於
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番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
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
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三澤農者安得而種也集作

疏亡

前人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取而生
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為小人衰亂
之盜為文一作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皆也故不以無人
而棄其守者大有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人
有盜其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一作必正其名嗚呼盜非

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懼哉

剛方策

前人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為昏謏淫逆徒而將微於古謂
古不盡善惡若其涕泣以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息陰謀反覆
後善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足懼
昔紂讀是一無是字夏書而嘗一作常笑甚亡國嗚呼惡既不足以
鑑則刑一作刊可也古無其述可也無其迹可也一作壘此五字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夫
人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而王弗
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霸點其霸以濟一作
王乎曰不一無不字然則何上書之煩而不用之棘一作而用之乎惠

王曰醯鷄不能混雷庭嬰兒不能抗鳥獲者鄉音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三寸舌講一作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一作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折豈止連鷄不能俱上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栖三荆文粹作三晉之人病一作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測野草齊魂為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情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一作安臥秦亦戢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夫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秦文粹作其頭無令

車輪闕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入苞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讐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艰唯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鄆趙封秦為安居六國果奉教閉閑者十五年十七字集趙即封鄭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閉閑門十五年

讀韓詩外傳

皮日休

韓詩外傳曰詔用千戚非至樂也舜蕪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年一無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休曰甚哉韓詩之文悖乎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天下天下喜一作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越禮哉如以詔用千戚非至樂一有則顛頊之八風高萃之六莖一作不以一作可一作作矣如以舜蕪二女非達禮也則堯之世其禮未

定不當責矣又宜也以封黃帝之子非也義也則丹朱裔均
無封邑是庶人也哉一無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又曰公侯
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子孫尚不廢况有熊氏
道冠於五常化施於千世哉如以往由號泣未盡命也則舜
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也文粹無則無怨命之
不及乎一作堯用嗚呼韓民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如是
者吾將問一作然

題叔孫傳

前人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
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之深淺乎一作不相沿者明其文武
之優劣乎一作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述其
禮文昭々若兩躍爭即百川注潰者矣然猶周公刊之仲尼

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
後迄至於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
後之人一無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
禮壞文毀一作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製
者妄也夫國之大發不過乎郊祀宗廟也則文集無漢之既
命其祀也文粹作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
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
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一作之非制儀昭靈之不禮汲々
於廟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
生初其物刑集作厥式非不操準於聖人乎將以漢世斯始
夫四字文粹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
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武伐桀周公去紂文粹作陽伐

祭周伐紂

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製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孫生之謂矣

題後謂書釋老志

前人

魏收為後魏書大夸西城氏之教以為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為釋氏哉夫仲尼之修春秋君有僭乎號者皆削爵為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揚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人之徒文粹作亦罪人矣謂吏必直歟則春秋為賢者諱之為尊者諱之歟一無數字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為是娟於偽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繼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安昌侯禹見如時災集作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潔齋露著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致其名集作則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為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己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鳳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己兵戈屢動則歸於己萬物有妖則歸於己時政將弊則歸於己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為漢名相居師傅之尊處輔弼集作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臣於君下不能稱其職攷集無此於筮為是斯不足以為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集無此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廢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禳禱占問一作之事自有司存若官有龜人占之為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領握占夢眼大祝也

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斯處位也以直論之近乎倭以誠論
之近乎偽為相其名儒之耻耶嗚呼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
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八

職行

行難一篇

述行一篇

雜制行

祇園寺淨土院志一篇

觀寺一篇

骰子選裕序一篇

止妬一篇

識行

行難

雜文二十八

交難說一篇

植松諭一篇

觀博一篇

植蘭一篇

或問行熟難曰捨我之矜後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叅何



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也而非也貞元中自越州徵拜
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某嘗往客
一作賓 席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婿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
其死其誅之某與某可一作何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應曰
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
誅而任之耶先生曰不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由歟曰
苟如是先生生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
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耒其初先生曰不然
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與抑賢於人之
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焉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
也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生川文粹
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豈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

也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
他日又往坐集無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
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
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
先生曰固然吾敢求於集作全愈曰由宰相至執事凡幾位
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耶
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集有且其後用也必粗先生
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交難說

李觀

交之難考久矣且苟合考為耻昔人病於無交嗟交不可以
已矣絕慾萬文集作鑑鏗龍吟玄雲遂興六合為陰碧山歎空
虎嘯其中百獸悍慄剡然集作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

交以心契疑行何必不秘然執可久之契先古稱制言求
於斯不可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撲摧頽
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失其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難一
作艰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游未流濺一潰我素源源
無情流奔沉逐浮作謀色自伐偽心相求睚眦竭勤未竟
成雖一日銷落速如涼於凜秋其朝榮無遺俗態豈留
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倚直天無生高畧千斗牛不睨郡
植匪堪與謀俾何者為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
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之作惠不相為酬如斯之謂也
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也集則無
石父解縛於齊相知瑩負慙於賈夫行信微其可有及乎
知我則有何微之居狗古之秦交多集不獲全耳餘之

初刎頸慨然隱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挾兵而坐勢不相果
白日可吹集赤心乃携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也
交之難兮二子以苟合忿深咆哮余當識集之不妥語
交矧今之人兮無異二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蕭蛸
冀幸歟集可振予頷言與隣驂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
義者有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疑歟何滯於
斯憂幸

述行

張琛

噫聖人之所能

難曰德、不愧則修立之事著矣

琛每究聖人旨顯而微隱而著義讓以表其外德行以明其
內思信以招其賢寬惠以廣其物剛毅以將其志溫柔以制
其勇去議讓則父子之道乖捨德行則君臣之志缺廢信恩

則朋友之道墜亡寬惠則刑法之改弊用剛毅則勇果之心
逐斥溫柔則和弱之旨息六者聖人之尊賢人之雅也所以
堯舜而治丹病而廢禹湯得堯舜之道桀紂蕪禹湯之貨是
則德行義讓息信剛柔偕隨時而晦明也吁以偶為己任以
利為友一作反夫如是雖冠帶儼然事虛美於寰宇下且年足
之一氣爾烏異沐猴而冠者耶德行可置宜乎哉

雜制作

祇園寺淨土院志

梁肅

祇園精舍淨土院者沙門常輝觀佛三昧之所也按契經
西方極樂界曰有傷集作有佛日無量壽如來誕敷本願爰宅
彼土垂拱東方向而提群生如想念者利有悠往而至于者
住不退地至矣哉蓋出世之康衢三乘之舟楫也願夫真俗

同體聖凡一貫隨必升降見境差別於是深靜集作染靜相形依
正相成離為百界合成一念如來以其然也故因其所習
視其所安隨所感化示所依處無量壽國蓋所示之一歟有
若覘心佛二者不二不來不往誰縛誰解如果現者生之也
上如是如也集無如見二字信解觀念漸純生之次也繫緣 事戢
染懷淨又其次也或近或遠或真或假值像聞法同歸一地
此西方教所以為至也或者以為法有相空不可得生彼界
者與斯土何以異是不知佛意遠矣禪既脩此道場懼昧者
不知所以然因命我紀之

植松論

符載

楚國主之嗜材奉異有樹美松於庭者培沃土灌甘澤根抵
深固柯葉暢達君二三年起盈尺挺於累丈始筵筋大於拱

抱高姿傑然若凌重霄主人方凝睇結義曰是可未之矣將
行斧焉客有遇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未有曼雲之姿有構厦
之材繩墨太速恐天其理今植於庭除之間充耳目之翫尚
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徒於嵩岱之間沆瀣之華注於內日月
之光薄於外祥鳶噉戲其上流泉湯鳴其下巖岫重複
漠漠然清淨灵風四起声掩箏籟是時也當境勝神玉拔地
千丈大擬根實黃泉板摩青天則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厦
也豈暇曠之旨捨此而取其糠桶焚撩哉主人曰客有錐閭
而無岸然余終能大之矣

觀市

劉禹錫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三
年元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尽郡守有志于民誠

信而零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迁市于城門之遠余得自
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執道而介分次
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跣如在闐闐制其列區榜揭價明物
叅外夷之貨馬牛有牽集作私属有閑在中奇者絨文及
素馬在凡閭者彫彫及質馬在筐笞者白黑巨細焉于甕者
列饗膳集作陳麩餌而必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而澤
然鼓刁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
蜚走錯水陸群壯夥名入遂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潔而求
活者秉射其時者奇羸以游者坐賈顯一行賈違一利心中
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是輪合彼此而膝躍之易
集作良苦於集作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僨寧
詆欺相高詭態橫山鼓囂華岔烟埃奮羶腥壘作壘中履一作

屨嚙而合之異致同歸鷄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變一心
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負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
地俱唯集作唯守犬鳥鳥樂得廬余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
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觀博

前人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集作遲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掣之器寘
於撫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讓則集作即則次有博齒異乎
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膺暮月
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
必投擲故以博投設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
趣集作趨其去如脫事先趨集作趨中無蹉跌無後彼乎無俾集作俾
疾我恒分曹道迫自旦於日中吳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

集作祝如有情焉或憑焉悉嘗之不洩又從而齧嚙蹂躪之莫
顧其十日之咄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巧豁者不余界
也請刷耻於奕棋主人促命燭以續之驚神嘿計巧竭智匱
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培前籍焉觀者曰以
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
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以從
仁者制於人拈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士
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慙而退身易者為譽易生之閑不足
貶也易為之譽不足也在集作亦辯其所處而已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序班列位爵祿非獨以理萬民惣百事且用以別白貴
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

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極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幸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歎由是人用自厲迂善去惡強奪自篤後代衰微升於上者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夫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耻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不果弁文粹有惟字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其賢者退人雖知心之卒無柰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知之又文粹有益字無柰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付文粹有命諸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宜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耳悲夫思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鳳甚急繫舡野浦下三日遇二子

號進士者以六齧

文粹作齧

雙文粹有為數

文粹作戲

更投局上以數多少

為進身賤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報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耳達人以生死為榮息萬物為一焉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羊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其偶也同列禦冠叙穆天子集作事字遊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壽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廷點之目為齧子選格序

植蘭說

或種蘭荃鄙不遘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溉而蘭淨荃潔非
頌乎衆莽苗既驟悴根亦施腐噫真哉蘭荃歟遲發舒守
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斃也守真介而
擇祿者其蘭荃乎樂淫亂而偷位者其雜莽乎 莽之
偽爵者孰若襲勝之不勝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晉寧之
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而後見襲管之正

止妬

梁武年齊尽有其內獲侍而十餘輩頌娛於目俄為郗后所
察動止皆有隔柳拘其憤恚殆 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
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鷓鴣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
盍諸梁武從之却妬之後妬戒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
曰願陛下廣羞諸以遍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
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忘其廉俾其惡去勝
忌前皆知革心亦勸化之一端也帝深其言將詔虞人廣捕
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九

紀事

晉文公問守原一篇

讀鶻冠子一篇

雜制作

詠史

過石砲渡

入溧水界閱候子

路傍堆

看放市

辟雍

紀事

雜文十九

辯鶻冠子一篇

封建一篇

守閔

過揚子江

渡江

瓜洲渡

明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文公問守原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唯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晉大夫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伯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矣。夫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機之臣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植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植任管仲，以具進，豎刀亦作以，貶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規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具跡，其所以貶然而能伯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左傳公二十八年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

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設一本作誤。烏乎得矣！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舉，又兩失者，其何以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辯鵠冠子

柳宗元

余讀賈誼鵠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鵠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鵠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淺鄙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鵠賦以文飾之，非誼育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鵠冠子。」迂踈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鵠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讀鶡冠子

韓昌黎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以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臧者二有二注有十二字云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後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麋豕鹿豕征

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而不已必就其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

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郡后布履星羅
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其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
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而迎迓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
之德雉南征伐之威幸不能定魯侯之嗣陝夷迄於幽厲王
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
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盭音無無君之心余
以為周之衰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
強未大必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
邦國珍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
都會而為之群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挾天下之雄圖都六
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
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

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後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
叛吏人怨于下而更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
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部
海內而立宗子對切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乎城
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伐後乃謀臣獻畫而雖削自守矣然
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群秦制之得亦
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因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雲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
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華也或者
曰封建者必秘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
者苟其心思迂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
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

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改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群邑是也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止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耳失在於政而不在於制漢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則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魚病不可除也及夫人逆不道然後掩捕而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利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大郡邑可謂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後之謀周於同列則顧裴批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痒矣曷若牽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尽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矣魏之承漢也封爵尤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世紀大業彌固可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商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

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尽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製作

詠史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伊河洛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剽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飈香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守閔

晨鷄三叫未開閔番滯行人更解鞍却上月明高處立晚風吹面作清寒

過石碓渡

楊廷秀

峩橋小渡十里長石碓小渡五里強斜風細雨寒芦裏下有深潭黑無底渡舡劣似紙半張五里却成十里望中流風作浪如山前進不得後退難隔溪市井只咫尺安得飛墮於其間大江風濤甚着力小渡風濤更無格咫尺性命輕於毛只

恐一毛猶不直

過揚子江

前人

祇有清霜凍太空更無半點荻花風
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濤上下紅
千載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
携甌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

入溧水界閱候子

前人

緣入溧水界休教勤吏民是誰差
堆子久立待車歷苔鮮今仍古風霜
秋復春不知雙與雙迎送幾行人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歌斜疾
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戲問垂綸客悠々見汝曹

路傍堠

韓愈

堆々路傍堆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
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
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衰
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綠路高歷々

瓜州渡

鄭谷

揚子江頭揚柳春揚花愁殺渡頭人
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嚮瀟湘我嚮春

看放市

庾肩吾

旗亭出御道遊目暫過車既非隨鶴舞
聊思索枯魚因龜識季主滂酒見相如
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明堂

班孟堅

於昭明堂明堂扎陽聖皇宗嗣穆々煌々
上帝宴饗伍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普天率土各以其職倚與緝

熙名懷多福

辟雍

前人

迺流辟雍，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國老乃父，
乃兄，秩，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恠神，
永觀厥成。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三百八十

中書制誥一

北省一

尚書

侍中

尚書令

僕射

中丞

侍郎

詹事

侍御

尚書郎

學士

中書令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屬屬與大官湯官上林諸令
品秩略等侍中但為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
令為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機要而去分卿甚遠至或出為
縣令魏晉以未浸以革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直真宰相
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叙至



在太師之上然只以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
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普公謂馮魏公拯韓
魏公琦尚書令又最賢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始魏王
始贈真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
蓋不欲以三師之官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中書令為左
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為太宗皇帝曾任北官殊不知乃
唐之太宗為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侍中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為左右即其
任也秦為侍中本丞相史之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
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常侍
皆為加官所加或列侯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多

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
法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貂尾飾
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
抱坐受寵位具帶脂粉綺襦紈袴鷄冠真侍左右分掌乘
輿服物下至褻器帟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
者持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後漢光武改僕
射為祭酒或至或否又屬少府掌贊導眾事故同應對法駕
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歛祭乘餘皆騎在乘輿
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內門
下眾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占俯視
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
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沮與中官俱止禁

中因武帝時侍中馮奉世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
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
郭舉與後官通拔劍力驚上舉伏誅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
員

獻僕射相公

清如水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虜外間須破膽平人
長說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晝閑致却重衣
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間關

送蕭中丞

岑參

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迷布落星使出駕行樽俎成
全策京抵閱見糧歸未虜塵滅畫地奏明光

奉裴司徒

星使出閩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管籥換離宮行色旌
旗動軍聲鼓角雄愛裳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壘三秋靜胡
沙萬里空其餘天下望旦詠清風

送僕射令狐相公

前人

夏木正陰茂戎裝出帝京沾襟離闕淚回首別鄉情雲樹裊
中路風煙漢上城前旌轉谷去後騎踏橋聲人領駕行重無
嫌虎節輕絡時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送李侍郎

雪消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
相憶路漫漫

寄高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未知官達歲晚莫情踈天上多

鴻鴈河間足鯉魚相看過半月不寄一行書

得循州趙侍郎

盧綸

瘴海寄雙魚中霄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
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賞傳莫共酒杯疎

上知府寇公

魏野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舉主詩
方和親王狀始回鎮臨求二陟調爨轂三台鳳闕須重去龍
旌暫擁耒下車三度雨上事數声雷未暇瞻珪璧先蒙訪草
萊幾思趨相府恐悞復徘徊

謁張安國

帝苑花濃記並遊萬人回首看鰲頭也知旬月應顛面已逼
雲霄又作州別後聞公非故我學林着脚到前修登門猶說

同年話未覓紅鷺映白鷗

贈二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補櫨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
鳥羽不足富異人間出駭四方叢王陳李司馬揚一翁二李
對相望其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大科異等固其
常小却盛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越周漢登虞唐十載
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後生不作諸老亡文体變化未
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羗妖依幻人犬陸梁虎豹却走逢牛羊
上帝惠顧祓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前罪吳回後炎呈絳旗
丹谷朱冠蒙從以甲冑萬鬼行乘風縱燎無番歲天高地下
日月光授公以扶病傷士如稻田待公秋臨流不渡公為航
如大匠王治膏肓外証已改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

十年新學暘老先生塞口不敢嘗向來徃殺今尚狂諸公別
試囊中方

贈李鍾

杜荀鶴

君行君文盡合知見君如此我傷悲只殘三日兵戈後終到
孤村雨雪時着臥衣裳難辨洗旋求糧食莫供坎地爐不煖
柴枝濕猶把象求授小兒

戊午讜議

朱元晦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
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
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虐如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
心云耳然則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所以
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礼者

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戈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
說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
未及五世之外則又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
事矣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之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
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祖至於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矣
國家靖康之固二帝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
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讐雪父兄之
辱雖其間亦或為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
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建報恢復之勢已十八
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
自虜違力主其事當此之外人倫尚明人心尚明正天下之

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義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其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請義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之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束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已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因亦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鍾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拔於縉紳之間夫士大夫沮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見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義者慕為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義發言盈廷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詮而止耳自

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為其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後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庭之上顧乃惘然如幼而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万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和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顧却慮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何者之多蓋不可前日非和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之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

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邪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使忘憚而不能使斬伐銷錄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而顧及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也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人於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驩中外無事迂過左見所謂萬事必報之仇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敘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始論其終始槩梗如此發明元復也為敘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攻與則猶足以補廟謨之方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復讐議

韓愈

方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倍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其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浚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
義宜也則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
仇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與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
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
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亦不得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仇雖同
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日或為官
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
告於士則無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同敵人之便恐不能
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不可與赦一例宜
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由尚書省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送常道冲

劉禹錫

驚禽一辭巢棲息無少安秋扇手流塵
歎霜紈故倡不可追涼風日已寒
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
逐容無印綬楚江多芷蘭
因君時暇遊長鉄不復彈
閱書南軒霽絙瑟清夜蘭
萬境身外寂一盃復中寬
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鴛鴦
爾并內殿從容頂高冠
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
至今辭玉府學者空縱現
世大希德門措若攀峯壘
之子尚明訓鏘如振琅玕
一且西上書班裳拂行鞍
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
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
煙霞覆雙闕拊舜羅千官
清漏滴銅壺仙酌下雕盤
熒煌仰金榜錯落飛濡翰
古來長策人所嘆曹時難
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寄盧侍御

常應物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比日望塵迎文苑台
中妙水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送鄭祥相公

張籍

年來驚喜兩心知高處同攀次第枝人倚綉屏閑賞夜馬嘶
花逕醉歸時聲名本自文章得藩溷曾勞筆硯隨家去思門
四千里只應從此望旌旗

始除尚書郎

韋應物

簡略非是器委身同章木逍遙精舍居飲水自為足累日曾
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曠明世方選士中
朝縣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
錄俯仰垂華纓飄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去遠峯明
夕川夏雨生衆緣逢風野路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闕白雲

在雨谷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

白居易

吟君昨自早朝詩金御前嗅伏時煙吐白龍頭宛轉扇開青
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稱屈今入綸闈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一

中書制誥二

北省二

給事中

授于惟謙給事中制

李嶠

鸞臺文昌右司郎中于惟謙局量宏深理識精遠幹能兼備
詞學並優會府提綱雖佇才用鎖闥待問更資弘益宜登侍
從之職以光清切之署可朝請議一作大夫守給事中

授于經野給事中

蘇頌

門下尚書兵部郎中上柱國于經野雅量端實閑機密靜有
恒其操無擇斯言理必中於繩墨才見推於禮翰中臺奏草
已承更直之榮左曹顧問宜接讐遊之美可朝請大夫守給
事中勲如故



授李懷讓給事中

前人

黃門朝議大夫尚書兵部郎上柱國李懷讓直方自守貞獨不群理可折於毫芒文可成於藻繪雖手揮繁綜而心寄閑遠彌綸所屬實推起草之能駁正是司更接遊蘭之寵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授柳渙給事中制

前人

勅朝議郎守尚書司門郎中柳渙學思優博禮容莊敬蘊公直之志有廉正之風早以聲華亟從推擇丹墀列侍必遷英髦青闈命官宜參顧問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授褚迂誨給事中制

孫逖

門中朝議大夫守諫議大夫上柱國褚迂誨師臣舊業官序良才文儒是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駁正為務疇咨所

難宜遷左禁之榮式允中朝之望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授裴遵慶給事中制

賈至

勅禮部郎中裴遵慶清正介宜公才雅望智能利物行可檢人今東夏務殷宰臣任重是資髦士以佐輔軒宜各駁議之或仍領衡之務可給事中

授崔寓給事中制

前人

門下會稽太守崔寓職敏而周器清而直有冉才季之正事兼應對之詞藻累昇臺省咸以才遷聚歷藩條時惟得舉左曹樞近爰司駁正宜擇士林之秀俾恭薦渚之榮可給事中

授張孚給事中制

前人

勅司膳郎中張孚果行育德疏通知遠是瑚璉之良器抱豫章之英才文以澡身屢得詞場之雋公而持操更推吏道之

能言洽禮闈風清憲簡宜擢拜於青瑣俾駁議於黃樞可給事中

授賀若察給事中制

常衮

門下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賀若察講求學術藻飾藝文顧言行以檢身酌智能以經務任參六典選重一時從容管劇每識通而理當達練起草亦体大而思精声猷益茂公望惟允分曹殿中職在論駁尚書奏議爾平行可給事中

授崔旉蕭直給事中制

前人

門下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崔旉峻而能通和而有節朝議郎守太子左庶子賜紫金魚袋蕭直性資高即識詣冲妙各以文儒致用貞亮處心自集處持綱憲府心執其中贊事官坊允歸於正彰聞望於公器振英華於士林顧茲

掖垣素用髦彦文昌奏議多所論駁俾承茲命式副良選旉可行給事中散行如故真可守給事中散官賜如故主施行

授趙洵給事中制

前人

門下朝議郎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緋魚袋趙洵純白高即儒林表儀炳文揚採時謂清拔早以賢良茂異服我周行歷踐三臺之列牽恭二陝之佐其於事典多所精神頃昆荆舒尋罷戎務近侍方缺選才正難評南宮之上言次東廂之奏事夙夜思職爾無面從可守給事中散官次如後

授常諤給事中制

前人

門下通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彭城郡開國公常諤在人德承家積厚先致美矣以施政終秉彜以存誠朝之清序

多所借歷恭我六典冠於諸曹學以辨疑文以決滯五年勤
戰時謂淹才宜守集作傑傑殿中以平臺議詔書未嘗實得封還
官能守常事數失中是有選用爾其揚之可給事中散官封
如故主者施行

授鄭軍給事中制

白居易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未集作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
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
之有司選補不當也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
故不專於長侍中裁退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軍清節直行正色審詞集作先臣
之風藹然猶在自居卿之列而皆本而明敏發為文學玉在
涅而不淄金投火而彌勁春言久次一作春闈既是用選昇

我有絲綸期汝綸駁我有金石資爾諧和無忝官常自貽公
讓一作議一作壽可給事中傳可太常少卿

諫議大夫

授薛稷諫議大夫制

蘇頌

門下中散大夫行尚書禮部郎中修文館直學士河東縣開
國男薛稷奕代雄詞身濟其美先時雅量士慕其風故能懸
帳絕倫昇堂睹典掖垣密勿字列黃兼仙闈從容一作飛赤
管箴闕之任惟賢是擇俾登才子式寵諫臣可諫議大夫餘
如主故者施行

授吳兢諫議大夫制

前人

黃門朝議大夫前行尚書水部郎中兼修國史上柱國長垣
縣開國男吳兢雅思周素風清曠著書徵婉東觀是稱起草

開達南宮所重宜列諫臣之位復膺良史之才可守諫議大夫兼修國史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尹情兼議大夫制

孫逖

門下古者署掌諫之官立司國之吏所以書君舉歲王闕不次而授唯才是與道士尹情識洞微妙心遊淡泊祇服玄言弘敷聖教雖渾吝萬物獨詣於清貞而博通九流兼達於儒墨朕方貴無名之樣期不言之其妙道冥彼周行宜居納誨之職仍存記言之地可期請大夫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

授宗渾諫議大夫制

前人

門下朝議大夫前行尚書駕部中上柱國襄國縣開國男宗渾清才敏識人望時英才可易量將其必復頃辭省闈言侍庭闈雖私心則然而公用久闕策名委質非無古人之訓移為忠宜在靜之列可守諫

授楊慎於諫議大夫制

前人

門下太子右贊大夫兼御史專知太府出納權如御史中丞事楊慎於堅正有才通明足用久持天憲兼掌國帛竭中公之心一杜訛偽之才變爰升獨坐具肅百僚而潛懇固枕辭執謙難奪願收思於後命行畫即於前功得失不驚收敦薄俗始終如一以勤守官特遂由衷之誠仍居出納之任諫之職可行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

授高適諫議大夫制

賈至

勅監察御史高適古一作節真峻直躬高即感激勅懷一作經濟之略紛綸賡風一作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體諫言義

色寔為忠良一作宜迴糾逖之任俾超諫諍一作風諭之職可守
諫議大夫

授張鎬諫議大夫制

前人

門下侍御史南汝疑鄧度判官張鎬崇德廣業宣慈惠和主
善為師志古之道或直而溫可以居諫諍之任或強而誼可
以在準繩之職或理而敬可以司草奏之繁官得其人鮮有
敗事列于駕僉曰推允可諫議大夫

授暢瓘總目作楊瓘諫議大夫制

勅為川者決之使遵為人者宣之使言故堯有敢諫之鼓誹
謗之木此其所以聖也楚靈稱凡歲諫吾盡之無拂吾慮此
其所以敗也朕嗣守鴻業時方艱難實賴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故注意諫臣必求諸道閔內監河判官暢瓘願貞美正精

潔專和有質直而無流心秉忠信而持讜議頃歲去職晦跡
丘園愛其身以有侍養其志以有為厥德不回允諧司議可
兼諫議大夫餘如故於戲宮之奇懦不能強諫春秋以為之
夫常臧僖伯繼論納却昂君子稱必有餘慶予遠弼無面從
授王延昌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制

前人

門下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而事君有犯無隱故能猷可替
否從諫則聖京兆少尹知雜王延昌學于古訓秉心塞淵以
文藝之資飭幹時之器頃者彌綸省闕綱紀憲臺旧章克舉
雅望攸歸二故浩穰雖藉其條理列職規諷更思其讜直諫
大夫之密侍御史之雄爾宜兼之以臣予理可諫議大夫兼
侍御史知雜餘並如此

授宋晦諫議大夫制

常袞

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宋晦忠
潔簡惠和而不流理暢思精適於群務位以才達政以禮成
往者理軍岐陽贊我戎事集無重艱真之操義有可懷臺閣
更拜允於清秩外掌邦賦任居其艱難集作底慎均節以資經
費事皆求當慮不及私積方可書責實當進加以亮直行之
有恒屬諫臣之高選叅髦士之人用以匡不逮無狀嘉言可
行諫議大夫散官勳如故

授李牧諫議大夫制

前人

勅書曰右德惟臣不德惟臣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天子有諍臣職在司過若有犯無隱獻可替否則曠然
丕變時惟休哉中散大夫行尚書兵部郎中贊皇縣開國男

李牧敏而好學文以彰之清澹寡欲不可得喪于慮性屬時
難保茲艱貞事君之節足以存勸歷踐郎署率由舊章而伏
雅居正可恭諷議無或尸官以周聞當灼見以箴闕也可諫
議大夫散官封如故

授崔郾諫議大夫制

元稹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郎中上護軍崔郾昔我太宗文皇
帝以魏徵為人鏡而姦膽形於下逆耳聞於上及徵沒而猷
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敏不明託於人上月環其七而
善惡蔑然豈諫議之臣未盡規於不邪朕甚懼焉以爾郾端
愿集作誠明濟之文學柔而能立謙而逾集作先命汝于式
異無過於戲宋景公一諸侯耳尚感列星集作而之詞各威
王獨何人哉能辨日聞之候爾其極諫無隱朕不漏言可守

諫議大夫散官勳如故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李德裕

勅昔汲黯簿一作淮陽守願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則諫諍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任仕內庭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聖涕數共工之罪不諉克聰辨坦平之詐益彰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言上以魯公歲旦莫不冥幸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游於卿是用命爾登于文陛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授李方右諫議大夫制

崔嘏

勅居諫納之地副銓綜之司致予聰明適彼倫要自非端方正直之士檢身御衆之才則何以輸及雷之忠誠奉提衡之藻鑑爾等皆擢瑶林飛葉桂苑早登俊造共許清真入憲府而自竦孤標歷文昌而更光列宿分符茂績遠繼於龔黃視草雄詞舊推於賈馬是用擢居右省陟彼首曹爾宜徵五諫之司佐三銓之任無疑逆耳必在精心勉服寵光益揚善價可依前件

授姚勗右諫議大夫等制

前人

勅朕高居稷清端拱思理尚虛旒纒蔽吾聰明故精求諫納臣投我葉石之語而大官正即地運藻鏡朕佑銓衡心資明幹之才以副經通之目以助端方雅厚正以操心以簡求和易周施敏於臨事而皆富文奧學早昇俊造之科利用長才累處重難之任是用擢於粉署置在禁垣昇自外郎膺茲首選爾其祥求五諫左右詮思及雷之忠更致提衡之美最可

右諫議大夫簡求可吏部郎中

授董禹左諫議大夫制

薛廷珪

勅朝廷具位之臣得直言天子過失太平之基也矧司我諫
議列吾軒墀啓乃心而沃我心盡爾言而攻我過眷求之道
時推難哉具官董禹疊中詞科擢有藝文西漢故事耳泉遺
儀聞其討論多詳所志遠事先帝頗揚直聲徵還周行歷踐
臺閣靡所附麗能精典貴秉執公論其材術鄉校言乎淹恤
今擢為諫議大夫置朕左右勉揚厥職任副旁求夫立肺石
挹敵搏夫持顛祛未寤在履正直務去將迎爾或推公朕豈
憚改書伸名座服我訓詞佇稱人情勿孤朝獎可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二

中書制誥三

北省三

中書舍人

授鄭勉紫微舍人等制

蘇頌

黃門朝議大夫守給事中鄭勉借一作留心精履允明理體朝議大夫尚書庫部郎中戴令言屬詞方雅深達政端成蘊公中備間學行紫微星拱必侍賢臣青闥雲連實旌奇士

專文事

中散官各如故主者施行

授崔琳紫微舍人制

前人

黃門正議大夫行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魏縣開國子崔琳素履一作履操純恣青心諒直文辭為從政之端忠孝是立身之本分符作收共賴仁明賜筆題工咸推練習振垣近密禁省

旁求宜迂振驚之行用集栖鷄之地可行紫微舍人散官勳封如此主者施行

授王立紫微舍人制

前人

勅通直郎紫微舍人內供奉王立思會雅文成典暮介獨為探直方 近其華望自弘 青瑣事

密黃纁頽頽歲年籍甚聲聽俾弘詞禁之美宜正掖垣之秩可守紫微舍人散官如故

授齊澣紫微舍人制

前人

勅朝議郎守給事中內供奉齊澣運心獨邁懷器獨立屬詞每窮其雅實臨事益表其甄明故能早負聲猷備經推擇左曹駁議常於雙遊右掖詞言佇光於五字可守紫微舍人散官如故

授達奚珣中書舍人制

孫逖

勅朝議大夫守駝方郎中兼試知制誥達奚珣文學素優忠勤克著自經試用備聞祥密草奏南宮已擅一時之妙掌綸西掖愈彰五字之能宜就到於即真俾正名於近侍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授賈登中書舍人制

前人

門下朝請大夫守給事中騎都尉賈登偷詞自達守道為師有大雅之文章稟中和之德行駁正之地已著能名綸綽之司更膺高選可守中書舍人制

授梁淑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朝議郎中守尚書兵部郎中梁淑通明致用博雅為文才冠時英望高人譽五字之選一搢所推宜旌起草之能俾效

司綸之職可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授常斌中書舍人制

前人

門下國子司業常斌貞規不雜敏識惟精標嚴則以二文秉直声而濟美久從散秩未展清才豈避姻親遂妨公用宜持异於禁掖俾專於司言可行中書舍人

授李玄成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仍試知職誥兼知史官事李玄成中和有裕直道自然文章為致用之資慎密是周身之本久司綸紵深愜器能宜拜命於即真俾甄才於試可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

授杜鴻漸崔倚中書舍人制

賈至

勅知中書舍人鴻漸等忠肅恭懿美秀而才蘊清通之理議

兼貞固之幹能用制軍誥久屬憂卿持衡審官時推小宰慎擇多士僉曰爾諧宜當銓絲之劇仍掌絲綸之任鴻漸可守中書舍人判武部侍守中書舍人判文部侍郎

授裴敦復中書舍人制

王丘

勅朝議郎檢校吏部郎中裴敦復等並行操純一材蘊經通或學辨文鼠該綜兼於隱顯或詞握靈地光輝映於夷等職居要劇声振發揮近密之職搜擇宜精俾對常掌於絲言兼聯華於省闈可依前件

授崔翹中書舍人制

前人

門下朝議大夫守給事中崔翹李行直中方直形外明而能晦簡不違謙始方蔚於文章終激揚於吏道駁議既久要密迤遷宜自珥貂之司俾恭鳴鳳之掖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

故

授李彭年中書舍人制

王從敬

門下朝請大夫守給事中李彭年器業弘深風規穎秀士林
禎幹文苑英髦並綜覈前言開習政事瓚闡駁正既稱祥密
盡省彌綸允推精練律選掌於綸綍咸列侍於軒墀可依前
件

授裴度中書舍人制

白居易

勅司勳郎中知制誥裴度以茂學懿文潤色訓誥體要嚴甚
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允况中立不倚道直氣平介然風
規有光近侍臺即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宜授可

授崔群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庫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崔群端厚和敏飾以文學温
良忠敬得侍臣之風自列內朝兼司誥命事煩而益容職允
而惟精六年于茲勤亦至矣况小大之事常所訪問盡規極
慮弘益居多所宜寵以正名式先禁駭敬乃加命其惟有終
可

授賈餗等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忝掌有容谷藻訓誥侍立於文陛之下詣翰於禁署之中
非第一流不在其位朝散大夫守大常少卿知制誥上柱國
賈餗器範温雅詞藻弘嚴朝散大夫大常書職方郎中制知
誥上柱國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崔咸學探奧旨文有
正声而皆公論所歸清歸擅稱此美玉而光彩外溢服華組
而煥耀揚輝 苟大章之才 識玉濬冲之質則損乎文符
爾酌中明武賦可無使相如視草專美於前時也其懋承之

餽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勳如故咸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勳如故

授李穀給事中鄭誣中書舍人 前人

勅學才命官得人斯重詢事考績稱職為難流況駁正違失與司文誥叅我密命為吾近臣非望實兼優則不在茲選朝議即守諫議大夫執使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李澈清操雅裁器韻不群瞻學積文泉原益濬有濟人經國之術資適時利物之才朝散大夫守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上柱國鄭誣藻獲堅明雄文炳蔚虛懷廣遠雅思冲深之言嘗見其著誠秉志頗聞其經遠夫澄其言也必清其流端其本者必正其末其便蕃禁掖潤色王猷君不可以私其人臣不可以虛其受簡材既因於朕志當官爰候於爾能其有嘉聞以光選啟可

守給事中散官勳賜如故誣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勳如故

授李訥中書舍人言大理少卿制

崔瑕

勅禮部郎中知制誥李訥等彰施帝載潤色王猷朝出乎九重夕馳於四表心資其金相玉立之器懷咬吐鳳之才以發揮人文流布天澤而韋絲作士暮明以贊至理定國持刑公平而昌後嗣使匹婦無賈霜之嘆遐眈離東濕之冤陰陽氣和手足可措必在乎理獄之官明慎明刑哀矜守法今訥言等皆以器能牟利文彩光華演綸推倚馬之工部竹著懸魚之化以茲遷擢誰曰不然勉吾右文恤刑之意也詢可中書舍人言可大理少卿

授裴諗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居禁密之地間言則遷當演綸之工有勞歎斯陟此所以
光吾侍從榮彼縉紳翰林學士司封郎中知制誥裴諗家承
茂勲身有羶行早襲弓裘之業克隆堂構之基閑澹自居鶯
浮不染自擢居內署掌茲制命謹密無曠馨香有聞對備見
其一心敏捷共推其七步况臧孫有後且聞得鳳之音枚乘
多才雅蓄雕龍之妙爰因滿歲授以正名爾宜思弘用以致
君勵精成而正己慎爾間見奉吾周旋無彰溫樹之名克保
詞林之美可依前件

授秘書少監賜紫盧光啓守中書舍人制

錢翊

敕西省設官之重實代吾言故循禁之草漏泄居其守而稽
緩次之受選者率用靖然專敏之士然後若疑疑作得其官盧
光啓勵精不怠處默有倫定志而靜專其謀好古而敏求其
要總是四善謹于一心則攻學文嘗試之於禁闈矣能於作
能居又作散地自安素風不去乃資公論復典訓詞夫入官
惟勤執事惟敬苟視禁以無犯則立身而有章行之克終利
亦焉往可依前件

授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緋王鉅守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遷不欲速則人將競遷而不安其職也掌誥故事多用外
郎歲滿而升乃正即位歲又滿始得其秩所以持重官次展
張辭業有毛羽者不亦於翔乎具官王鉅敏於內而秀於外
其發也為文章棲于禁垣奮以健筆若夫規格固有輕浮試
之三年未嘗亂日且聞講學必務本根今掌誥再遷一如故

事論諸激官於爾甚優兼佩金章无俾飛步自資而徃厥路
彌敬而行之何患不到可依前件

授翰林學鄭言昌守本守兼中書舍人制

劉崇望

勅以爾彰纓著稱夢筆為文富以美才披其禁闥典由中之
詔成布下之言方為得人雅當入侍蓋聞羊祜議謀是章皆
焚周仁重厚其言不湛親近之地慎密為先爾既不能何爽
居外面省亦吾教誥之地戒之可矣可依前件

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翊守中書舍人制

薛廷珪

勅具官錢翊孟子不云虞舜見一善言聞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朕凝神穆清耽味墳史用爾掌論誥時持

得人觀其書詞復絕塵滓褒貶盡春秋之要指歸決訓誥之
源流傳聞四方平視三代而秉守甚正韜藏有程介然獨行
卓爾清峙閱爾之能事多矣聆爾之嘉猷諒然信乎虞舜之
心若江河之不能禦也俾一作直秩斯為舊章夫叅贊樞
衡典司綸綍取業重扶搖漸崇勉副東求無孤寵侍可中書
舍人

知制誥

授庾準楊炎和制誥制

常袞

勅中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上柱國庾準檢校尚書兵部郎
中克山南隸作副元帥判官賜緋魚袋楊炎等詔令之重潤
色攸難其文流則失正其詞實則不麗固宜酌風雅之變叅
漢魏之作發揮綸指其在茲乎爾各以茂才碩學敏識純行

俾其對掌可謂得人仍轉郎中式光朝逸準可行尚書職方
郎中知制誥散官勳如故炎可守尚書禮部郎中之制誥賜
如故

授郝昂知制誥制

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勳郎中郝昂冲和簡朴不飾其外
有雄俊之才可變風雅有精深之實學究如玄加以忠敬兼
之亮直率由茲道可謂正人夫化成天下在於文匡朕不逮
主於諫敷暢綸旨箴規朝闕所掌皆重爾哉可守諫議大夫
知制誥散官如故

授韋覲給事中庾敬休兵部郎中知制誥

白居易

勅職之要莫先於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

朕命惟元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守蘇
州諸軍刺史上騎都尉常覲精微專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
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
裕端明飾以詞藻可使書詞命而立西序集作而而輟鑿納
各適所宜夫性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列任倚注一作非
不榮重然吾前後左右方求正人如覲敬休不宜踈遠亦猶
有聲之玉無類之珠不置於佩服之中掌握之上集作不宜
握之皆非其所也宜自敬重無忝吾言覲可行給事中散官
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勳如故

授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前人

勅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郁為人况實敏行寡言繁然
文藻秀出於衆累升諫列再秉史筆洎掌功論率以直聞求

之周行不可多得而掖垣近或綸閣重選俯詢時議爾宜居之

授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前人

勅中臺草奏內庭掌文西掖書命皆難其人也非慎行敏識茂學懿文四者兼之則不在此選祠部郎中翰林學士錢徽諳然儒風粲然詞藻縝密若玉端直如弦自恭禁司益播其美貞方敬慎久而彌彰應對不見於掖經奏議多聞於削橐迨今六載其道如初嘉其忠勤宜有選擢俾轉郎更仍奉綸閣茲乃榮獎爾其敬承可依前件

授獨孤郁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制

前人

勅考功負外郎知制誥獨孤郁學識文行時論所推選自外郎擢居右闈綸言樞命既重其難委以發揮甚聞稱職而端諒忠謹介然自居為臣若思足可嘉獎官當滿歲職亦逾年宜從美選以充近侍可司勳郎中知制誥

授裴諗知制誥制

崔瑕

勅傳曰有功德於人者其後必大伊爾列考其勤王家出有平寇之功入有志君之志式多今副以承清基惟爾諗生而有文弱不好弄中蘊明敏外涵清和諳然君子之風鬱有賢人之操自擢昇翰苑入侍禁闈動必知機靜而適道大玉之韻清越以小山之姿貞芳自茂是用然資其粉澤演我絲綸齊藻芳輝耀於鳳御揮灑更期於鴻筆式光帝載無鬱王猷可依前件

授考功負外賜緋魚鉅駕部負外郎知制

勅某官某夫舉興申命以進退在位之士而指其否蔽兼傲
百職者本乎聖人之法言也法曰之不為浮言而已知言之
士過實必羞因使出辭當能近法巨積中有美歆昧而彰永
推季父令名常恐所承不以似一作百川學海進則至焉吾歆
激而成之是以擢居禁省徃司名誥罔畔法言至不漏不踰
茲為能矣可依前件

錢翊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三

中書省制誥四

北省四

起居郎

授翰林起居郎制

蘇頲

勅朝議左補闕內供奉判尚書主爵員外郎韓休理識清暢
襟靈夷雅操學精微屬詞苑麗甲科登對策常副求賢左史
記言用觀書法可行起居郎散官如故

授賀知章起居郎制

前人

勅朝議郎一作大夫前行戶部員外郎知章業優詞學時重才行
稟精微之高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宜
迴戢於版音佇擅聲於鉛筆可行起居郎散官如故

授楊齊宣起居郎制

孫逖

勅朝議即前行左補闕楊齊宣規行介立守道安真雅致表
於文詞清標傳於事業頃參諫職考績已深自開謝病歲年
茲久雖宰臣立節每避舉親而公器須才終難滯用宜發命
於中旨俾分官於左言可行起居即散官如故

授裴綜起居郎制

賈至

勅左史記言君舉必書先王之制也晉則董狐書法不隱楚
則倚相能讀典墳善惡成敗實由其本慎擇端士求難其人
殿中侍御史裴綜緒業清純言行博敏俾之直筆庶最厥官
可行起居郎

授崔瑤等起居郎制

崔碣

勅載筆赤墀之下掌禮曲臺之中注記行而鉛槧是資褒貶
當而縉紳知懼顧茲所職豈易其人而擢備宮僚亦住選以
瑤貞規素履紹克儉之家風以碣秀質清門承定頃之祖德
以贍雄詞嚴藻躡珠履於賓筵以景表退跡安時寄霜華於
憲一作署我之自得爾亦薦聞各膺寵擢之榮自有雲霄之
路可依前件

起居舍人

授太子舍人劉如玉等右史制 李嶠

鷲臺朝散大夫行太子舍人劉如玉朝散大夫檢校麟臺署
作佐即崔融等並言芳蘭並行溫珪璧或譽美銅樓或名高
石室記言之重選衆尤難宜收博辨之才俾居良史之任並
可右史散官如故

授洪子興起居舍人制

蘇頌

勅通直郎著作佐郎洪子興雅淡不群清真自遠學探微旨

謂造函典立心有恒慕直臣之節書法無隱可稱良史才之
律列軒墀亦先鉛槧可居舍人散官如故

授崔銑起居舍人制

前人

勅朝請郎前試守一作通事舍人崔銑識遠心明懷才蘊藝銑
俾書記亡箴不違實朝序之英髦為士林之俊拔趨侍西掖
洽間東觀期書法以無隱俾舉能而有声可守起居舍人散
官如故

授陳九言等起居舍人

孫逖

勅朝議郎守太舍人攝殿中侍御史朔方節度判官陳九言
朝議郎行太常博士兼史館修撰劉貺等清才雅望敏學工
文是周行之後人有致遠之良具史臣之選公議所一作歸
宜並拜於軒墀俾分官於左右九言可行可起居舍人散官

如故既可行起居郎餘如故

授孔迷睿起居舍人制

常袞

勅宣議郎試太常博士東都河南江淮南等道轉運使判官
孔迷睿左右史正用第一流其選殆精於尚書郎也今東觀
諸儒皆約注記而修簡冊之事當否多取正焉以某集作爾集作聖
人之胤歷代儒首博通右訓述作可博通古入起居期於東
直可守起居舍人散官如故

左右補闕

授許景先生左補闕等制

蘇頲

勅奉議郎行揚州大都督府兵曹參軍事許景先詢含風雅
有公直一作之量宣議郎前國子監四門直講馬利微學摠
兵墜稟亨加之德並士推令問人假清規致之掖垣用廣賢

路景先可行左補闕利微可岐州扶風縣丞負外置同正員
仍直紫微省散官如故

授楊濟宣左補闕制

孫逖

勅朝議即前行右拾遺內供奉楊濟宣耿介不群精明有識
傳清白之素業著詞華之令名遠禮云終外除將久宜承密
命更列近臣可左補闕餘如故

授薛蕙適左補闕制

常袞

勅朝請即前行萬年縣丞薛蕙適兄弟致美士林推重詞清
行潔政以幹稱在煩劇而有餘守直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
夕論思各我諍臣以箴朝可行左補闕散官如故

授辛丘度工部員外郎李方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

補闕等

白居易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相求
方略忠讜之士置於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自息塞詔
書其為人厚實塞直常集作以文行謀畫從容於幕府之間
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來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潔靜
專不交勢利宜加推擢一作獎以勸其從况又集無久次者轉
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授盧文集作上攻起居郎劉從周補闕等制

前人

勅君有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官得補之二哉昔歷朝之清
選也前侍御史盧文政嘗在西川時為從事亂危潛伏能潔
其身而監察御史劉從周頃佐宣城奉公守正集作端士之
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獎况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

命清貫僉以為宜記事畫規各行能效文政可起居郎從周
可右補闕

授前合州刺史顏茂禮部郎中殿中侍郎御史李德
璘右補闕監察御史鄭渥右補闕等制錢珣

勅具官顏茂等昔太師魯公拘在寇廷渠魁有危一作迫之
間對以諸侯朝覲之禮奮於直言不屈 疑守正而歿理命
之戒家廟為先賢哉鉅人可謂忠而禮矣今茂行高學茂洪
緒有承因太師之所為遂以孔曾即命爾用昭遺德宜勉令
脩德璘合矩中規擅髦考之稱渥端居慎守積監視之勞擢
為諫臣視實就近列使吾間過繫爾當官無使面從以隊其
職可依前件

左右拾遺制

授梁升卿等拾遺制

蘇頌

勅宣德郎行岐州雍縣尉梁升卿等或激暢學旨或該通詞
藝爰廣獻書之路用開納諫之門不獨美於雕龍頗思齊於
市駿咸宜採擇以申甄獎可依前件

授韋啓左拾遺制

賈至

勅劍門縣令韋啓雅有文詞仍兼政術諫官近密必擇正人
忠謹之言其於無隱可左拾遺

授趙闡右拾遺制

常袞

誥獻再試文學考入第三等處士趙闡或懿文清拔四科之
美或純孝彰著百行之先或以言精梗槩

屬觀風省俗頹綱求才幽滯靡遺精麤或 記俾昇榮
於中外庶有先於獎擢可右拾遺

授郎士元等拾遺制

前人

勅前渭南縣尉郎士元等有君子之行有詩人之風頃尉予
畿亦克用又匪躬之故無以易焉進思直言入告於內勿使
流議壅於上聞懋乃所職其無遺政可依前件

授盧告左拾遺等制

杜牧

勅承奉卽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真史館盧告等朕觀不理之
代無地道也取唯誥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
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沉于寡昧
固多遺闕不官才考安能知之告是吾賢卿老之令子弟也
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稱取自使閣枝居諫垣夫朕之不德
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成其志此乃漢
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子不恠
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景宣與揚皆有才幹糾純大府贊左
兵部各宜勉力以雠知已可依前件

授前起居舍人常序禮部員外郎前棣陽縣尉常溪

左拾遺

錢翊

勅具官常序等近朝賢相名卿以貞重簡潔益大其門者序
則承之故華選陟居昭其副也爾復稟粹揚清不滂不屈播
在公論使我思聞其或風法名家鉅宗稍替溪則飾身而進
志與欲焉一罷等疑謨久為羈滯仍加好學俾列近班夫賤
奏所司典章誠重而昭嗣之選大不在辭廷諍之臣惟直是
舉欲與之志官以道彰華選近班各祥茲訓可依前件

授前起居舍人崔邈庫部員外郎前好時縣尉克集

賢脩撰獨孤逢守左拾遺等制

前人

勅具官崔居邈等即着之選優諫臣之選重必用門子以清朝倫居邈愿而自求以守名卿之嗣達學而不倦能從長者之言聞其退居皆已甚久苟無甄擢何為搜揚可依前件

授監察御史學漸左補闕前著作郎張道古拾遺制

前人

勅具官李漸等設常推感寤之意闢難之途實務塞違用昭致理爾等或變大之盛風声有傳強以自曷守若不墜或從學之道外直一無死字固在中慎無揣我之情然後舉朕從諫則聖吾詐無心於此哉可依前件

授長安縣尉直弘文館楊贊禹左拾遺鄠縣尉鄭穀

右拾遺制

薛廷珪

勅具官楊贊禹等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操心不愧于星屋漏而言行無玷文章可觀連殊科首冠群考拾而不顧去奉良知五年于茲澄澹一致自待之意何其遠歟以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播自致亨衢求諸藻派革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久屬滯淹聞爾贊禹之規為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間爾谷之時什徃徃在人口而仲王澤舉賢勸善久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為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可依前件

通事舍人

授楊泚通事舍人制

李嶠

勅朝散大夫行通事舍人員外置同正同正員楊泚肅承簪笏頗著聲芳趨奉軒墀兼效勤恪宜加恩命俾從優獎可檢

校通事舍人散官如故

授常元珪通事舍人制

蘇頌

門下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監常元珪占對閑詳風規韶茂
鷄庖分職已命膏梁之緒鳶墀敷奏停揚賓客之言可行通
事舍人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授常振通事舍人

前人

門下朝散郎前守通事舍人貧外置同正員常振良玉蘊價
明珠耀彩宜擢才於金穴俾趨侍於瑤墀可散朝大夫行通
事舍人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授盧惟總目雅字等通事舍人制

孫逖

勅前行潤州丹徒縣主簿惟等士族見推人才亦著威儀有
則詞令可觀明試以言既閑於敷納為官而擇宜在於軒墀

並可通事舍人餘如故

授張伯禽等通事舍人制

勅太子左一作布贊善大夫張伯禽博雅溫良能祥故事左金
吾衛兵曹恭軍張總淑慎徽美可立於朝休有令聞忠而周
敏出納朕命僉曰爾諧伯禽可兼試太子僕總可守通事舍
人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四

翰苑

翰林學士

授學士杜元穎加侍郎制

元稹

勅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護軍賜紫金魚袋杜
 元穎昔我憲宗章武皇帝重灼威明兵定八極大索俊人以
 徵謨集作謀集作猷其在禁林允集賢彥越正月夕庚子將業倦勤
 符朕眇未乃詔元穎佐予冲人以道揚丕訓爾亦祗奉顧命
 咨援集作舊章轉釐哀憂俾克依據是夜而六官承式厥明
 而百吏受遺草定法儀茲儀實賴汝官不稱事予懷懃然而
 又詞源奧深機用周敏集作授之壘以委之詔而亦辨漢辨
 扣之以疑似之問而益明慎獨以修身推誠以事朕職勞可

舉德懋宜升不俟踰時寧拘滿歲綸誥清秩版圖劇曹例無
兼索特亦甄寵予以國士遇集侍汝汝以忠臣報予効而集
而肺肝朕耳目可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依前充翰林學
士散官勳賜如故

授學士沈傳師加舍人制

前人

勅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家崇
建執事以任股肱妙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心膂正耳
目審則視聽明苟非端人何以近我而朝議郎守尚書兵部
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上護軍賜紫金魚袋沈博師潔靜
精微風流儒雅名因道勝信在言前謙而愈光卑以自牧專
對無不達群居若不知而又煥有文章發為詞誥使吾禁省
中兼漏霜之惠而朕語與三代同儒風勤亦主矣事我滿歲
命汝即真勉竭乃誠以輔台德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
士散官勳賜如故

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

白居易

勅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故無精求雄文達識之事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爾中吾
選朝散大夫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上柱國賜緋魚袋元
稹去年夏拔自祠曹負外試知制誥而能一作繁詞刻艷
集作向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封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
為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集作為中書舍
人以司詔令一作司諫一作諫聾暇目前席與語語及時政甚開朕心是
用命汝集作為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綬寵一作榮其
身一日之中三加新今爾宜率守一作索履思永圖敬終如初

足以報我可守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仍賜紫金魚袋散官如故

授蕭挽起居舍人充職制

前人

勅左補闕翰林學士蕭挽頃居諫列職同其憂夙夜孜孜拾遺左右朕加乃志選在內廷自恭密近益見忠謹終始不替尤足多之記事之官一時清選俾膺是命以弘勸獎可守起居舍人依前件

授學士王源中戶部侍郎制

李虞中

勅竭誠於補察心罄訂謨鋪文於誥命以先鴻業非明識屢經於禮遠嚴藻已著於知微則何以副我虛求充於任使翰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源中天籟無器大球不磨範圍可以程縉紳刀尺可以制度量自拔

於郎署寘諸禁嘗因進見敷奏以言揖黃憲而偏亮疑不生覩汲黯而風神自整今時方無事政在和平外付股肱內依心腹必冀協恭以奉上營道而同方俾下無間言上無偏聽萬物攸繫朕時賴之勉勤夙夜之規以副簡求之望可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依前充翰林學士散官勲賜如故

授學士李讓夷職方員外郎充職制

勅夫言語侍從之臣非賢不命久而加獎則彝典也翰林學士胡義即行左補闕賜緋魚袋李讓夷器以琢成材為衆出蘊積邁時之志發明扶道之心學務研精文推軼拔早飛聲於成幕遂躡位於諫垣忠言屢聞密命斯委果揚溫雅之稱宜獲特謙訂譏之效亦既久次宜所轉遷受假寵於握蘭用酬勞於視草勉行前懿以服寵勞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依

前充翰林學士散官賜如故

授學士王源中等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朝廷之制外有綸終闡之制以奉大猷中翰苑之司以專
察疑作命帝王懿範備學而行森然在何其道一貫朝散大
夫守尚書戶部郎中充翰林學士上柱國紫金魚袋王源中
能斷大事莫考而文服君子之儒秉賢人之業朝議郎行尚
書禮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申錫和
順積中英華發外懷致君之志布經國之文二者皆國器也
先皇帝能之顧予冲人敢不加敬申命執事崇其寵章藉右
掖之芳名參內庭之重任思為畫飾朝典宜之源中可權知
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勳賜如故申錫可守尚書戶
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散官勳賜如故

授學士路清等中書舍人制 前人

勅夫秩高綸闡職贊書舍人命禁署之內用才尤難蓋以討
論而功垂無窮潤色而言流有截非嘉績早一作著雄文風
翔則何茂於轉迂副比僉屬朝議郎守諫議大夫充翰林學
士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路清澄澄天倪落落風韻氣含
右道行為人師朝議郎行尚書庫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常表徵符彩外郎明中虛言皆本人動必
循矩而皆揚歷榮序揮華一作朝綸以高行清議發于身
以精理敏識稱于職稱于而澄群之德昭宣素風况選自先
朝擢居內職或依經而諫諍為志或視草而周密居身言念
前勞是加成績洎予嗣位思親賢人觀形容而鄙却自祛察
主行而公忠益見奧詞達學偉望清規式叶予求宜從朝獎

中書理本內禁化源並承訓誥之榮往勵將明之道我方舉
爾善爾宜懋厥官隋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勲
賜如故表微可守本官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勲賜如
故

授蕭寘克翰林學士制

崔瑤

勅揮翰金門諒屬詞華之妙論思玉署允資周慎之才選署
惟精塞授斯重朝議卽行尚書六部員外郎蕭寘內蘊况職
外揚清和詳居不流雅尚歸厚文摘錦繡學富縑紉早命中
於射宮遂徙知於壺奧靜無遠心動有餘裕用雖繫於通塞
道自保於歲寒藹然休聲布在公議是宜擢居密地掌我中
書勵夙夜之講求備朝夕之聰副茲寵榮佇省弘益可守本
官克翰林學士

授曹確克翰林學士制

沈詞

勅朕奉命書選歸于鴻藻各恭侍從任功於端人由具美而
方陞一作階非一善而能盡我今慎擇得自僉言起居卽曹確
秀發人倫行脩儒間保此全器彰乎令名負賈生之才識親
夫子之墻仞禮樂盡在襟情甚夷貞而能和用則善晦遐志
陵厲早起脫於池中茂業宏深動聲華於日下受自侯府列
于王庭踐霜臺而職舉方書立文皆而事光載筆特以風表
居然羽儀稽其行能雅副全擢是用寵爾良史為予近臣俾
從瑣闥之榮更侍玉堂之奧皇猷思暢用宣秘之文清秩不
移尚受無私之旨秉心勿替於直道視草勉高手訓詞無忘
懿圖佇咨休命可守本官克翰林學士

授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文儒守禮部員外郎並克

翰林學士

杜牧

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况手授出流輩超侍帷幄豈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乃密恭機要得執所見若非賢彥豈庸擢選將士即乎起居舍人庾道蔚善行必備重價無對嘗自侯府升為諫臣每直言而盡成不違忠而偶意朝議即行尚書禮部貧外即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汶儒才行冠時名聲諱衆揚歷臺閣宣昭朕業無入而不得其道守正而莫混其源並為儒者之英成賢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一作何相見禮曰君子稱人之美則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繫維宜盡忠謹以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餘各如故

授裴諗司封郎中依前充朕制 崔瑕

勅臺即望美詞苑地高繁列宿之輝華參起草之宥密自非風儀王立器宇川停擒揆天雄文蘊擲地之清韻則不足以膺我妙選為時美談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裴諗襲慶子門騰芳載席端莊抱吉士之操謹默得賢一作人之風灼若春華皎如瑞素自擢居文囿參侍瑤墀進退益見其周祥詞旨不離於雅厚是宜仍金鷲之舊朕榮粉署之新恩保仍林光更流芬馥可依前件

授蕭鄴翰林學士制

前人

勅監察御史曹鄴吾內有宰輔重德作股肱外有侯伯虎臣衆拊用寄藩翰至於恭我密命立於外庭即必取其器識弘深文翰道麗動能持正靜必居中指溫樹而不言付虛襟而無隱此所以選翰林學士之意也前比數者鄴皆有之是用拔於群倫實在親近爾端行副吾精求可依前件

授宇文臨翰林學士制二首 前人

勅吾方以文化天下期於太和故左右侍從之臣休詞宥密之地必求其性識弘茂文藻遵肅以備顧問以恭周欵聞以清直無徒雅厚自處富有天爵蔚為詞人是用輟自儀曹置於翰苑惟端靜可以承渥澤惟敬慎可以期遠圖資爾令猷副我殊選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二

勅禮部郎中宇文臨吾外有輔臣以敦一作大化中有股肱一作腹心以惣一作樞機而發揮絲綸恭侍顧問司我耳目廣序腹心惟是東求擢居近密以爾詞賦清才珪璋雅韻抱孤貞以適性疎端介以操持處衆流之中不為自異居慎動之際克念無私由是選自文昌昇於翰苑爾宜一心以奉職勤百

慮以省躬勿怠疏遠副吾恩顧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授沈詢翰林學士制 前人

勅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沈詢恭宥密之命處侍從之地居可以備選用於他年動可以承顧問於此日不獨取文翰遵肅之才亦必求孤真雅厚之士惟乃祖在建中初以懿文興學司我元良一作乃父當元和中以清規茂行典我文誥能流積善之風鍾爾挺生之秀是用思彼前德擢於後來置在禁闈光我詞苑爾宜勤其身以勞夙夜弘其用以新志業無俾枚舉嚴助之流獨承勞於漢帝况職當視草官列諫垣宜思及雷之忠更潤演綸之美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授司勳總作即中魚侍御史知雜事賜緋鞞本官

充翰林學士制

錢翊

勅執事近臣上無不可時一作文墨而分禁職者又加等焉
蓋次訪之勤密期弘益訓詞之暇必進語言思引君當道之
心乃多士以寧之本則授禁職之選被加等之私安可徒任
必端然後為得具官韓偓動人之行率為自強貞獨不渝考
祥甚遠資以講學見於文章唯是求己之多播於群譽矣朕
初嗣丕業擢升諫曹繼陳言詞剛不懼一作摩切雖公賞曾
先於赤紙而直誠尚記於阜囊愈聞勵脩宜列左右故命爾
之誥以詩人孟子之說為端者首茲不有賴於侍從手可依
前件

授右司郎中張玄晏翰林學士制

前人

勅文也者性之表也積中為性發外為文冠乎妙用之先繫
乎化成之大而文之雅奧本具典謩所以教誥萬方照明百
度代我而作求之必公具官張玄晏嘗聞薦紳論者多以爾
儒行踐修出言之章能顧於是聚學之士一作聚斯不為乃
知發外之文實自積中之性吾越在閔輔不逞熒若大盜未
屠蒸人且墜謂引過則責躬必至謂代叛則用武方勞爾其
據體會機剪煩摠要而復念害成攷重誠安假寵以自圖勿
使詞臣不當朝選可依前件

授中書舍人崔疑右補闕沈文總目儒並守本官充

翰林學士制

劉崇望

勅具官崔疑等凡帝王有應制侍從之人蓋思其朝夕匡益
也詔先視質疑如流茲所以潤色出言交脩發號大漢氏設
玉當內署開金馬外門得人甚多斯道大振故是恥未敢志

師虞職思其流以備左右俄聞家遺清風人懷恭德能濟其
美者伊有之三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墜其業者伊文偉有之
而皆以墨妙詞芬策名試第謙無矜物敏以適時周疑鳴玉
之儀頡頏攀雲之路訪於執事亦進厥良真我雍容之列所
宜者也敬承密命允叶同時可依前件

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崔汪尚書右丞學士中
書舍人崔洵李礪並戶部侍郎知制誥充學士制

薛廷珪

勅朕以萬乘之尊託于人上居九重之奧以御區中財成天
地之宜外委于良輔夙夜宥密之命內次于近臣佇沃乃心
底于理具官崔江山嶽鎮地望之而秀絕無涯金石在懸扣
之而宮商有序門地軒冕甲於當時具官崔洵心台華曹名
教偉人稟象緯之英姿乾坤之秀氣器業事望鎮于周行具
官李礪學際天人道隆姬孔叅言語侍從之列擅淵雲賈馬
之才履正居中格于公論而皆體訓誥以事我拱霄極而致
身吾得名臣汝邁昌運君臣胥遇千載一時或秩滿佇遷或
戢勞可舉徃膺並命允厲當仁網轄二鄉清重無對玉堂溫
樹近密熟階遂爾扶搖副我欽屬可依前件

授起居郎李昌遠監察陸衮並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制

前人

勅近侍宸嚴恭予密命韜經濟綸之望為言語侍從之臣通
眷用行朕特注意詢于卿士僉曰汝諧爰膺並命之求允厲
當仁之選起居郎李昌遠魁梧博厚寬裕溫良蘊是粹和發
為符采監察陸衮珪璋縝密咸護琤琕藹然休聲礪乃佳器

士林擢秀間爾則百尺無枝筆陣交鋒聞爾則一戰而霸皆
伸於知己副我旁求澹桂下之清源無源啓沃紹雲間之華
譽物懃誼囂慎繼前脩岡言溫樹吾有美實其爾為藍梅吾
有巨川佇爾為舟楫勉思稱職無忝怒飛可守本官充翰林
學士

燈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五

中書制誥六

南省一

左右僕射

授蕭重休

休一作惠

左僕射詔

沈約

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頃闕宜速有人征虜將
軍吳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休才學一作淹通識裁詳
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在可守尚書左僕
射餘如故主者施行補史蕭惠僕射重

授王亮左僕射詔

前人

門下朝端任重刑政一作斯出自非民望時宗莫諧茲舉通
直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王亮器識夷遠風鑒
清奧積務隆朝庶績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書左僕

射主者速施行

授劉禹求左僕射制

蘇頌

門下尚書左理四方取則端揆成務百工是師非允具瞻孰
康庶績封州流人劉禹求風雲玄感川岳粹靈學綜九流文
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勳立艱
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資存謹道以不回顧又作諛為姦邪
之所忌釁萌頗露譖後篇作竊發元宰見逐說孔多既朱唐書言
群亮方宣大化期間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
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大唐書字無大監修國徐公仍
依舊還實封七伯戶并賜錦衣衛襲主者施行
比篇四百四十八卷重出今已判去

授李林甫右僕射制

孫逖

門下端揆之制官之師長宰輔之位朕之股肱有能兼領必
在時傑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集賢殿學士上柱國李林甫
國之懿一作有齊時之明略有委三事于茲九年大猷是經
庶績惟敘使夫人登福壽俗致和平垂光而以臻于道蓋天
之贊我亦時乃之休况今慎有恒終始如一外無滿盈之色
內秉謙俾之誠歲寒惟堅夕揚彌懃褒德之義又何與之宜
堅三綬之榮俾在百僚之首可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
書如故

授李忠臣右僕射制

常衮

勅文昌所以法成象端右所以長庶僚秦漢則內掌武事魏
晉式外綬戎政令之坦翰重任勤勞有功歷踐六卿始終一
德必訪群議然後當盛選淮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議

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安州蔡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
西平郡王李忠臣厚純茂信而可親寬肅靜深通而必進備
五才之用有百勝之全往者冠孽亂辭常閑洛多故爰奮其
旅以先啓行大城名都所麾必克元亮巨猾溥首相望定齊
休士有建威之得雋破趙會食亦淮陰之用寄漢東汝南專
制千里揔三軍之號令兼八使之澄清約已撫人守集作公
遵職訓師以禮載寧於戎閫允賦從簿繼入於王府四封不
聳一紀于茲况勲衛之勲邦家是賴陝郊巡幸憂國存誠能
擇位以勤王亦見危而致命疾風逾勁何日忘之申伯于潘
自當褒勸韓侯入覲宜有寵光式是南宮俾崇禮秩可檢校
尚書右僕射知省事餘並如故

授崔圓左僕射制

前人

門下左右丞相師長庶官無人則缺詔德而授以其久次是
有轉遷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兼揚州大都督長史
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崔圓山東偉
才忠厚成性文高大雅學富全經直道而行匪躬之故謀叅
經始節貫嚴凝常決議於廟堂早書勲於王府外綏戎政久
鎮名都若心恤人精力勤職圖難艱思易適要除煩敦風化
而少長有禮齊法令軍戎知禁止身不渝奉上彌恪有大略
南京之貢有淳四達河之曹事多弘濟人不疲勞淮海晏然
朕實毗倚寵章所以褒善大任所以寄賢俾升禮秩無替成
命可檢尚書左僕射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授令狐彰右僕射制

前人

勅中臺萬事之會端右庶僚之式所以摠叅詳貳恢演協宣

勲德兼崇則殊在師長之重勤勞于外則不親損益之煩凡
命此官必書于冊極茲朝選用屬時賢滑毫等州節度使門
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滑州諸軍事兼滑州刺史
御史大夫上柱國霍國公令狐彰腹心純臣忠久明亮有張
仲孝友之行有吉甫文武之才秉其直方資以簡厚早擅韜
略尤工墨妙艱危致命出入勤王中興之勲群師難行集作異
代自受任千里疆于兩河靖安軍戎肇正封域弘布風教宣
明憲章優禮意於文吏洽文化於氓俗息馬論道讓其保塞
之勞愛人省刑守我中朝之典載修職貢以奉京師頃者彼
後河流者其後費徐歷年之所病匪踰月而成功開濟良謀
東藩是賴不忘利國益見深衷予嘉乃休朝有勸念齊俠之
勞賜同申伯之封賞厚其禮秩允答奉公可檢校尚書右僕

射餘並如故

授田神功右僕射制

前人

門下萬事之本歸於司會百僚之師屬我端右所以綜給評
名實恭貳紀綱詔德選勞於是乎在開封府儀同三司檢校
兵部尚書使持節汴州諸軍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汴宋
等州節度使上柱國信都郡王田神功忠敬孝文寬厚忠謀
沉毅經之以詩書綿之以韜略言能顧行勇必體仁信義不
愆於風雨知謀自叶於籌謀茶早膺戎寄戎是師貞有決勝
合辨之奇有明賞必罰之當精貫白日氣凌高秋馭集作盧
龍之軍萬夫觀政集作萬里橫海討淮夷之叛一戰平吳統制濟河
愆照聲績徃以犬戎內翼華夏多虞入勤服勞扈能遊力忠
衛社稷勲書甲令建牙移鎮在浚之郊守龜鳧繹之險當曹

宋齊魯之會牧人馭衆優國奉公宣文教以布朝章訓武經以明軍法修職貢之禮率先聞外通轉輸之利益賸閔中彊字不借田萊加闢風俗澄一河南晏然夫以勲業之崇而等威未峻報功優異集作賢豈允僉屬固宣副文昌之長摠周官之任仍兼連率益重方隅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充本道觀察處置使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授韓皋左僕射制

元頴

勅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知用壯者之決况朝廷之大德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儀刑於儀刑集作以百辟乎惟爾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韓皋始以直言事代宗皇帝司課靜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皇帝為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八備鄉長逮予小子

歷事五君勤亦至矣而又處權近之際未嘗以恩幸自寵於一時當趣嚮之間終不以薄厚見窺於衆目豈所謂徐公之行已有常而詩人之風雨不改即日者銓覈群才兼榮孫務頗煩倫擬有異優崇罷去職勞止名端右集作揆俾絕績薪之疑且明尚齒之心凡百庶僚無望咨廩可尚書左僕射餘並如故

左右丞

授劉知柔尚書右丞制

蘇頲

門下天臺管轄爰正紀綱人望僉宜方膺授受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國伯劉知柔時行推美舊德歸高明暢襟一作懷閑華風表蹈典墳之芳潤摠詞賦之筆簧盧常密於在公迹自勤於為政萬人登樓已聞書叛之精六官揆才

更俟彈珠之妙可行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源乾曜等尚書右丞等制 前人

黃門三轄之重百官取則苟非其人何以成務正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安陽縣開國男兼御史中丞源乾曜清深審靜有彌綸之職正議大夫行紫微舍人上柱國倪若水剛正明斷有精覈之才並果行首德以文飭吏事閑達舊章發揮大禮南臺執簡動中規模西掖揮毫舉成倫要必能主其禁令肅此綱維宜膺都詵之寵更叶揚喬之拜乾曜可尚書左丞勳封如故若水可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陸景融尚書右丞等制 孫逖

門下紀綱中省贊貳六卿稱職惟難任賢斯在滎陽郡太守陸景融等夙昭時望見重人倫修德行為本源用文章詠作為潤飭清心雅道獨運靈舟敏識英才高標利器著名滋久更事亦多天臺缺官廷議僉屬宜膺求舊之舉俾叶往諧之命可依前件

授張紹貞尚書右丞制 前人

門下朝議大夫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劍南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採訪處置使攝御史中丞上柱國張紹貞中積溫惠外形嚴肅通才應物妙理為心亟踐方州咸推課最爰施密命且寄專征而紀綱一臺彌綸百事缺官斯久選衆尤難宜輟南軒用昇右轄可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授宋鼎尚書右丞等制 前人

門下紀綱一臺爰資右轄彌綸五教必擇亞卿通議大夫尚

書刑部侍郎借紫金魚袋宋鼎雅操貞觀為律人之器朝
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上輕車都尉郭虛已通才敏識有
成務之能並文行相資公忠自達獲周行而有裕在歷官而
必間柯葉不移芳馨可久而宜允嗣於朝選俾迤於省闈昂
可守尚書右丞虛已可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各如故

授崔翹尚書右丞制

前人

門下司會之府尤重於紀綱舉能而官必慎於名器大中夫
大守河南果一作郡太守本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崔翹文儒
績業忠

多尚省員中朝選舊宜取才於攬轡更馳名於握管可守尚
書右丞散官如故

授徐浩尚書左丞制

賈至

勅中書舍人徐浩精潔惠和敏而好學有凌雲之詞賦兼臨
池之翰墨抵勤直道厥德允修右掖司官已光綸綍南宮掌
轄仍佇紀綱可兼尚書左丞制

授崔倫尚書左丞制

常袞

門下蘇武張騫使匈奴十妬歲不失節而歸漢武不過典屬
國騫拜中大夫而朕每以勞大賞薄而流歎也頃以昆夷之
俗繼好勤誠不忘緩喻我文告乃命太中大夫前守太子兼
御史中丞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崔倫宣明威惠撫柔西海言
忠事直舉無二信臨大節而不奪匪謀身而苟免終能復命
亦既事成使於四方可謂忠達况躬服謨訓暢於詞律在天
寶中已踐卽位選部章議至今稱之顧其階歷當處要重之
地加之集作以畫粹服勤所宜超進總典綱紀歸於臺轄以倫

才理精密練朝章俾恭柄選集作佇尚書左丞勲如故

授張重光尚書左丞制

前人

門下國朝夕以六卿之貳出領三輔入必稱稍逸或復舊職不然則以左右轄處之中外迭居從其班列銀青光祿大夫前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鎮國軍及潼關防禦等使上柱國清河縣開國侯張重光明道若昧大方無隅循一作禮以節事體信以達順國有擇行在於厥躬其學既精其德亦厚可以質正大議和恒雅俗服在通列鬻其休聲周歷五曹之副建明萬事之本部符閔輔恭化京師亦既政成且聞河閭純綱臺務圖任舊人職無不宗佇有條理可行尚書左丞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席豫尚書右丞

門下朝散大夫使持節鄭州諸軍事守鄭州刺史上柱國席豫等早升清近備經推擇或政成大郡或績佇紘中朝可以秉於樞轄正之僕御副於內府亞以尹京各恭迺職充茲休命可依前件

授庾承宣尚書右丞

白居易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書丞伯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載冒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職集作修事理人到於今稱之故無前命崔從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上頗稱得人况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為我紐有條之綱杞妾勤之輪坐曹得出入即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決會政要扶樹理本無俾載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

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授孔戣尚書左丞制

勅漢詔丞相歲貢集左質直忠厚遜讓者蓋所以急患賢焉
扶政教厚風俗也然則退歲踈淺之事苟有一善尚使而揚
之况任久位崇方全望重而不致於急上官要職者將何集
安以紀綱庶政而羽儀朝廷焉政議朝大夫守右散騎常侍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自十年來歷中臺左曹國庠卿寺
泊藩守近持之職各於其任皆有可稱矧又貞白菲端詹然
自立進無矜滿之色居無墮替之容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若
戣者宜當扶政教厚風俗之選也尚書丞掌決百事樞轄六
曹晉魏以還右減集作於左惟有立者可以糾吏惟無瑕者
可以律人無以易戣往一作蔡乃一作位可尚書左丞散官勳賜

並如故

授周敬復尚書右丞制

楊紹復

勅百事根本在文昌官綱轄不修則庶政隨矣是以選擢則
之際常難其人才孰膺茲選一作江南西道都團練
使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周敬復以精遠之調早
登科籍以深奧之學逐列顯名振風績於南宮奪輝華於翰
林苑聲猷一作實著名以事高厥德乞修在公不倦俾贊丞
於都座庶警策於周行振舉朝倫有望於爾可尚書右丞

授崔蟲尚書左丞制

崔瑕

勅提六聯之紀網摠一臺之樞要自非才識兼茂風操峻整
則何以統攝群肅清衆官前天平軍節度使崔蟲軒裳積慶
文學澡身黃鍾亟待扣之音青萍蓄善割之利早分列宿獨

膺題柱之榮入踐禁闈共評演綸之美累居重才亟換名藩
貢籍銓衡必登於藻鑑觀風馭衆益顯其長才庶卓翦愷悌
之仁特度蘊韜銓之畧情性戀闕志在推賢詞必由衷事多
餘美顧我任才之意當爾受代之辰言念前榮載加新命爾
其堂秦臺以分美惡操漢律以檢尤違必揆端標用分曲影
可依前件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六

中書制誥七

南省二

吏部尚書

授裴遵慶吏部尚書制

常衮

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選部五曹之右以掌拜邦典以掄官材
 漢魏以來多用宿儒高德蓋重其任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太
 子太傅集賢待制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裴遵訓周慎禮節
 敬讓素居集作周慎學而識前言懿文敦集作大體迺昔
 匡弼王室克和庶政訓導信宮用弘三善日新之美歲晚彌
 彰自陶融於元和不嬰拂於俗務名臣令望清議攸歸以
 銓覆用澄流品抑華取實無俾滯方可吏部尚書散官勳封
 如故主者施行

授劉晏吏部尚書制

前人

門下獻善宣美職在納言錄賢任能必歸冢宰若萬事之本
舉得其要一時之才選當其實則致理之體昭然可見矣簡
求願德俾之典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等道轉運常平錢鹽鐵等使上
柱國彭城郡開國劉晏時傑國樞高才博學超詣精理澹然
索懷禮法之綱紀人倫之莫表牽處台弼以引訓範載其清
靜濟我艱難自勞于外又竭心立苟利於國不憚其煩領錢
穀轉輸重資國家經費之半務其省約加以躬親小大之政
必關於慮出入農理上舍鄉亭先訪便安以之均即均一以一作徭
役事精而不亂理簡而易從故得井賦田租萬億及穉方丹
而下以給中都水旱不歉人懷然以官人之任朝選無踰籍

其恭頌用鎮風俗所摠群務一以咨之中外兼齊固有餘力
可吏部尚書餘故主者施行

授蕭悅除吏部尚書制

白居易

勅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以集作還鮮由茲道
先皇帝常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應者殆二十人多
寵為大僚或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之臣嘗
經日造吾膝沃吾必思與之始終原申息禮不唯勸能者感
來者且不敢失墜先志也尚書右僕射蕭悅忠肅季敬佐吾
為理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免舊唐書
樞其為揆唐書揆伴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悅繼上讓
章至於三四敦諭頌集作切陳乞彌堅是用改集作命為選
部尚書而猶冠六卿統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以成爾

謙光宜欽厥始集作慎厥終無忝我褒揚之命可吏部尚書施行

授鄭綱吏部尚書制

前人

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即位以來凡命故相煩者三矣迨此而回可不重乎東郡留守防禦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榮陽縣開國公鄭綱有丙吉之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為用蓄輔四朝故事遺愛留于官次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耆德入領家鄉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兼節自勵國朝以一有宋璟李冠掌選部亦能過絕謁託謀偽作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可依前件

授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杜牧

勅昔有虞氏貴德高齒言於四德其道最優吾卿老富有道德以大豕宰表率郡群僚顧予敢專得於僉議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高元元裕始以御史諫官在長慶寶曆之際匡拂時病磨切遺近罔有顧慮之無不為復以諫議舍人在大和末詞推亮魁坐以左官繼為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徵歸朝廷爰自尚書裂分茅土為政以德行已唯仁言集作而履之服而樂之餘三十年道益昭著大中外之任送有重輕今者干戈韞戩戎狄順信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教化使吾丞相以降有所咨稟非爾元裕其誰膺之制至於官業

豈勞倚任祇聽出納無忘教誠可授吏部尚書散官勲封如故

授劉崇望吏部尚書制

錢翊

勅朕常考易象否泰之說詩人雨雪之作知君子消長之際繫王者政理之端矧乃大宥已行衆累皆條其罪者敬以命之具官劉崇望吉德在躬明誠格物辭昌寡和自合正聲昭兆龜名見左傳先知宜居前列脉初繼天統方求國禎特從之臣論思在爾代言之下弘道良多寬寬裕之咨授以弼諧之任恢張大禮一作禮師法碩人以掩細過爲所能以觀故事爲所樂頃因諛慝偶然德聽聞害賢曾寘於典章德敢忘於覺悟顧直書之史冊何慎於明還暫免之冠綬且復其所流澤而於心未足經邦而卿位乃虛未整軒裳再提衡鏡山公

蜜落更廣規摩楚客騷離一作辭休勞諷諭勉居會府以率六卿可依前件

授孔緯吏部尚書加是邑等例

薛廷珪

勅朕久為姦佞蔽我聰明其懵然是非倒置一旦開悟洞決決疑迷寰區冀寧邪正茲別明發不寐思予盡臣雖已命官未滿延厲亟加寵澤式示優崇新授具緯直道致君至誠醫國先帝以爾輔弼予冲人業履之勤一作名勲明備於前制唯朕不明敏俾爾埋危于外者有年矣言念至此心焉震敬苟不聚加寵崇仍復微數即何以示予輔過之心也天官太宰首冠六卿往執銓衡暫煩藻鏡殊恩縉禮並復舊章逖聰履聲佇還褒賤惟爾元老體予虛懷可吏部尚書仍復持危運保又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公食邑四千戶實封

二百戶

兵部尚書

授張仁愿兵部尚書制

蘇

黃門名遂身退則聞告老優賢尚當不忘求舊鎮國大將軍
行右衛大將軍上柱國韓公致仕仍給全祿及品子課朔望
朝參張仁愿有將相之才樹忠公之績入稱三傑帷幄所以
運籌出摠六師塞垣由其臥懿懸利器而御物自中於桑林
推素心以得士更成於李徑故能居室而應在邦必聞泊養
疾歸休辭榮及礼用旌涓濱之兆空想潁陽之問乞言醫賴
寵德條宜停增題鈞之榮更遂揮之全樂可光祿大夫刑部
尚書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李林輔兵部尚書制

孫逖

門下緝熙九法董正六師必在具瞻以弘兼領金紫光祿大
夫戶部尚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成純縣開國男李林輔宗
盟有慶王國生本明德為章懿文成範事君之節貫忠貢於
四時應物之誠調惠和於一氣爰立作相以期於理不仁斯
遠丕績用彰而誥禁制軍安人和衆是為邦政深其語汝諧
俾謀猷於七兵仍啓沃於三事可兵部尚書餘如故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勅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昔先皇帝誨予小
曰堯時有神羊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正在人焉有
異物朕有臣李絳有漢之汲黯也我百歲後爾其物其之謂
神羊屈軼斯可矣予小子銘鏤丕訓夙夜求思是用致理之

付授邦憲且欲素音有承相以降皆譯下之集無此六

以示優遇朕亦嘗命安其步武無為屑之儀而絳屨以疾
辭不寧其職又焉敢以勞福集作卷之故煩先皇帝舊臣昔晉
僕射可李玄病足求免猶命坐家事張子儒拜大司馬仍令
兼祿一作尚書則卧理猶專在於郡符端右可以旁緩於戎
政由古道也爾其處議持平勉居喉舌慎所觀聽為人司南
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

授陸宸兵部尚書制

錢珣

勅周之九法歷代用焉進賢興武以分厥職故夏官之重高
位少虛則有靈秉著化權方臨拜邦教惟人之命我不敢私
俾正衣冠周先表著具官陸宸貌先恭肅氣實清明言欲訥
於否臧德有容於醉飽中出而靜可謂達於樂乎外作而文
所矣深於矣礼也頃以宏博奉吾論私繼令祖之典謨去邪
辭之枝葉泊當大用且屬多虞執政雖新犯顏已急我則遠
蹇叔爾詎不如王陵部竹遂伏蒲未足還好爵而未推辨色
掩閑門而退乃韜光考之中庸有以自得徃次下卿之首無
輕一等之遷進賢具功必在敦右可依前件

授劉崇望兵部尚書制

薛廷珪

勅台行舊德纓冕碩生朝昏常冥於我心事業無忘於汝勵
矧朕出潛之日寔操顧命之書乃眷茲深公望推允宜膺重
任以副旁求具官劉崇望昔以文辭業先帝為翰林主人旋
以藥石沃朕心號中興宰相歷試宏集一作用周旋大僚人
無間言勳不過則言罷鈞軸亟移先陰室既生白舟推任觸
浩然正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卓爾神光瑩澈乎星辰之表瑟
樽遂姓名教檢身家事雍肥物情重瞻一作請言素履頗厚

時風大道之 斯文未喪將論舊得允厲僉諧爰增光祿之
勲徃曳尚書之履敬佩休寵克當厥官無或牢讓尚欲高卧
可先祿大夫守兵部尚書

戶部尚書

授畢構戶部尚書制

蘇頌

黃門司徒之官實掌邦教裳常伯之位先求國華銀青光祿
大夫河南尹上柱國魏郡開國公畢構達識鴻才調高學瞻
器無不綜含清明以見微言有可觀負中譴以居直百郡仰
其成績三臺推其故事頌者任殷何尹聲滿洛師姦豪懼秋
霜之威孤老德冬日之愛故可辨於五物書以萬人誰其釐
之俾爾作則可守戶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王者施行

授裴寬戶部尚書制

孫逖

門下敬敷五教保息萬人缺官而擇副相推允通議大夫檢
校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寬器識高明風規端肅
寔諤之用累鷲鳥而莫當操割人之能斷犀筭而何有亟登
臺閣宜擁旌旄禮樂為政之文德刑是戢立之武雖地鄉所
掌實行通才而天憲推難尚資兼領宜曳尚書之履仍佇大
夫之印可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散官勳賜如故

刑部尚書

授豆盧望秋官尚書制

李嶠

鸞臺天作機衡實推北斗朕之喉舌其在南官揆德而居非
才可莫新除司府卿上柱國公豆盧欽望踐仁履義抱質含
文出蒞藩條具聞威惠入為朝諫一作棟多所弘益立身必
由於清謹處置無發於忠勤外府國臬雖籍幹用中臺天憲

更資明允宜膺上德之舉今踐詰姦之位可銀青光祿大夫
守秋官尚書勳封如故王者施行

授李又刑部尚書制

蘇頌

黃門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允迪政刑旁求望實銀青光祿大
夫行紫微侍郎金人作兼檢校刑部尚書兼知制誥照文館學
士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李又恒碣之寶衣冠之華業摠四
科才九德為邦理要勳入精微當代詞雄居成準的忠義得
在公之體清脩稟行忠知用紫泥掌誥雖密王言黃沙定罪
是懸人命眷茲欽恤尤賴東字俾回迹於西垣宜正名於北
斗可刑部尚書學士散官勳如故王者施行

授裴敦復刑部尚書制

孫逖

門下六卿分職朝選猶維三典佐三邦寄尤重朝儀大夫守
河南尹攝御史大夫持節河南東道宣撫招討處置使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裴敦復深沉偉量磊落宏才識無不通俎豆
兼於軍族行有餘力文學資於政事頃者巡撫江徼肅清姦
宥太叔之謀既能止盜穰苴之法亦在安人切實關心賞宜
超等委之刑柄俾踐白雲之司錫以身章更增金印之袂可
銀青光祿大夫守制部尚書勳賜如故

授李巨憲部尚書制

賈至

門下褒賢策勳國之大典允文允武人之所賴陳留太守嗣
號王巨此下疑杖劍分闔一作征東夏俾鎮寇之職以寵
城固可守憲部尚書

授房瑄刑部尚書制

前人

門下蠻夷猾夏舜命緇作士樹功邁德黎人懷之周官大司

寇亦以五刑糾萬人邦典定諸侯之獄明德填罰先王期理
前漢州刺史房瑄既明且哲慎靜先寬有文行可濟於時有
且能匡其國獻可替否翼亮先朝今寇賊初滅蒼生凋弊議
獄緩死刑期無刑是用採人望於舊臣舉國禎於元老俾掌
二典以弼五教庶不仁者遠姦宄道消尚德優賢仍加八命
可特進典刑部尚書封如故

授崔瑒 部尚書蘇頌滌左丞崔與兵部侍郎等制

杜牧

勅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事三人為衆
一舉得之惟君之臣予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崔瑒德可標集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
左省駁議不畏彊禦分憂陝服尹茲東郊政既安人化能被

俗擢仕藻鑒旋戢牢籠林皆適宜官無遁事分鎖股雄之郡
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以中憲每非集作匪遽瑗常暮

史魚抨彈之勇正當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
書兵部侍郎制誥武功勳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勳滌行寇人
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實務克伐怨歆之不行翱翔禁闥
出入諷議及黜為部嘗聞臥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
思賈甘泉召雄造膝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
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
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瑒上知自德得
不器難名既擅高文兼通樸學掌言論閣典訓春園詞三代
之風士掇一時之秀振舉戎業宣昭令名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衆咨尔瑒等實瑞清時予為尔之

德隣尔膺之損選典刑不忘於哀敬提綱惟在于公勤學士
馬法勿踵近習各膺重位企止酌宜於夙夜無孤官業琛可
守刑部尚書散官勲賜如故滌可尚書左丞散官封如故璆
可權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七

中書制誥八

南省三

禮部尚書

授常陟文部尚書制

賈至

門下周官大冢宰以九職任萬任三歲大計群吏之誅賞選
部綜覆時惟厥任非正人表臣齊明敏哲不可處此御史大
夫卯國公常陟伐篤惟忠祇勤於德文可以經國業可以齊
時有鄭僑惠王之仁懷史鮒君子之道頃居之宰翼勤萬物
銓鑒而必實授舉而不失其能秉心塞淵厥有成績可守文
部尚書餘如故

授常綏禮部尚書薛放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侍郎
等制

勅尚書左集作右丞常緩等朕以集作右東官時先皇帝垂慈聖
之德念予冲蒙選端士通儒使講貫今古自礼樂刑政暨君
臣父子之道博我約日就月將俾予于集無今不至墻面克
荷丕訓太陽耿光實綬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踰時月
或自郡邸或自省署微擢寵用為丞郎給事中官雖超拜職
亦且舉師道光而心踰讓人舜貴而身益恭宜更褒升重酬
導以綬精粹辯博有先儒之風可作秩宗以放端月慎重行
君子之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敬規度得有司之體可義冬
官於戲直百工平五刑典三礼皆重任情秩予無夷為益欲
表二三子道不虛行而明於一人德無不報也緩可礼部尚
書放可刑部侍郎公著可工部侍郎餘官並如故
授裴休礼部尚書裴諗兵部侍郎等制

杜牧

勅再有仲由孔氏門人高第也尚由處於小國可為具臣况
照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漕輓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
超擢為吾大僚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統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河東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裴休仁義礼樂文行忠信積
此八者以為成人前宣歙池等州都國諫觀察使處置等使
大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惟命念功四
夷九州文化武伏咨爾先父先著大勲先必祚仁門有令嗣
道直才當行備名高文學而浹洽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而
皆周歷華顯踐更臺閣處事法出言成章咸較自輪闌任寄

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康集作仁千里封疆一曰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之管權事為制曲為之防鈞校姦賊末減賦取公則不耗疲人衆生望為準繩立作據伏名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曰有功人於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授之予亦何怯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背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自愛惜免谷寵榮休可守禮部尚書依前克諸道鹽鉄轉運等使諗可全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各如故

工部尚書

授建昌郡王攸寧冬官尚書制 李嶠

鸞臺事典賤隆禮闈望功自非明德莫允且賸具官建昌郡王攸寧道臻八元名高兩獻行蕪為善業茂多承待問七車

屢聞獻替忝司百揆多所弘益頃以牙璋首路羽檄乘邊委以樽俎之謀藉其股肱之用而俾以自牧成而不居固守鳴謙願離辭一作劇賤重違雅志用成其美而遷九法之司回典百工之任可冬官尚書封如故

授劉之柔工部尚書制

蘇頌

黃門司空之職以平水土常伯之任有重臺閣鴻臚卿上柱國彭成郡開國公劉知柔碩德耆秀行高才遠文詞有綺績之工望實有珪璋之譽出膺守則郡國循良入位名臣則衣冠準的可謂朝之明哲代之純懿俾遷榮於此斗宜作範於南宮可銀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勲如主故者施行

授盧正己工部尚書河南尹 東君留守制

門下昔成王命君臣分正成周尹茲東交曰惟爾令德孝恭

克施有政實大舉俾振厥職先朝故事以擇舊德元老真固
之臣每居守為今寇逆始平洛師殘弊周南分陝寄莫斯重
大府卿盧正已忠肅恭懿仁而憂仁專鎮分憂居必致理是
用命爾問疲瘵之俗政必以寬化遷習之人暮必以義勸農
穡之務事必以靜禁侵漁之暴令必以嚴可守工部東郡留
守散官勲封如故於戲無替朕命主者施行

授崔澳工部尚書制

常袞

勅程品之重有若百工號令之先尤難六職在澳學義精洞
文詞典麗道高王佐才茂國華實每副名言皆顧行頃調陽
鍊廣政惟和及典銓衡群才式序中外更茂縉紳所宗雅有
大臣之節光其舊德之遷冬卿命朕汝往欽哉可工部尚書

餘如故

授常貫之工部尚書制

白居易

勅河南尹常貫之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成則
百事舉故無選賢任舊集有以字次第補之而六卿之材吾已得
吾闕一不可待汝而成汝貫之以正行明誠為先朝輔始以
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長德無緇磷及師湘潭尹河洛而庶
平清臺之政繼聞於京師名簡吾心善入吾耳宜置朝用以
鎮集作厚時風况今之尚書漢之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之
集作耳目焉固不專於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各官而已可
工部尚書餘如故

授盧弘宣工部尚書制

崔瑕

勅朕嗣膺寶位繼統洪業思與藩方大臣授其雲露况中外

迺遷勞逸更處當用才之日急病思是及求舊之時任賢斯切而中臺為政一作理之本冬卿亦統任之基方籍舊僚以禪新政前易定節度使盧弘宣自蘇門隋戎爾以舊族遷于洛京惟是冠婚喪祭之儀禮讓敬恭之則推於百姓耀此一門而能自以文業吏部驅馳當代歷踐華顯載茂休加累登齊墻常領京邑功有成郊人無間言及罷將軍之麾之懂解刺舉之印綬來朝降闕益見在誠是宜正被六聯昇于八座曳文昌之履通必祕鑿之香一作書更增北斗之光輝或重南宮之喉舌承我休命爾其敬哉

授鄭紹業工部尚書制

劉崇望

勅具官鄭紹業族掩五侯家多萬石盈數大名之後高門陰德之餘茲實生賢聿來佐國而勵精士節炳燠人文韻守弘深智度恢廓比博能於武庫方俊德於神鋒終始全圖出入大任丹墀絳闕自風體而弘多起草綸由天才之足用泊揚我休命出守荆閩頗門理聲急放徵請入則思邦家之久計出則雍菴節之一作於上游良佇忠真乃斯康濟爰從分務曠已歷時如聞舒不疾之懷安無怨之地雖有甄之樂寧無推悴之容能用善人我實所慕是命進爾於冬官八座乃庶績彙倫之所由焉祇若朕言克邁乃訓可吏部侍郎

授盧戡用檢校吏部侍郎制

蘇頌

勅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吏部侍郎事脩文館學士上輕車都尉盧戡用舍和育粹直道直身學貫儒墨詞精比興風鹿之外獨秀瑤林清白之中常懸水鏡自四年掌誥九品作程峻而不離一作准重輕咸當簡而能要浮競斯遠乃尺之